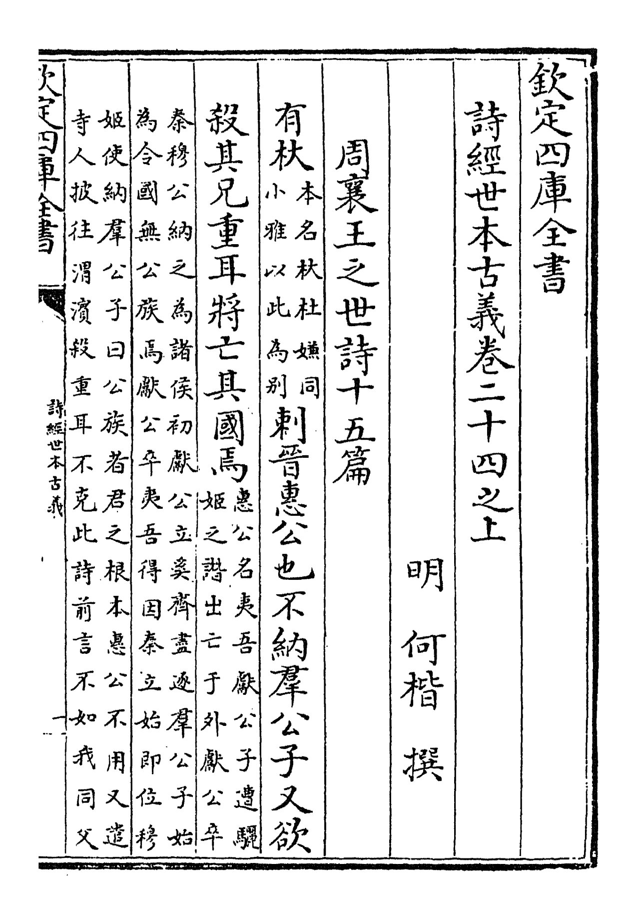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四之上

明 何楷 撰

周襄王之世詩十五篇

有杕（本名杕杜嫌同小雅以此為別）刺晉惠公也不納羣公子又欲殺其兄重耳將亡其國焉（惠公名夷吾獻公子遭驪姬之譖出亡于外獻公卒秦穆公納之為諸侯初獻公立奚齊盡逐羣公子始為令國無公族焉獻公卒夷吾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納羣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遣寺人披往渭濱殺重耳不克此詩前言不如我同父

則刺其殺重耳之事後言不如我同姓則刺其不納羣公子之事也是以知為刺惠公也

有杕顏之推云江南本並木傍施大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在木部集韻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為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之杜廣韻然下章不用此韻叶正與鄭風將翺將翔彼美孟姜一例其葉湑湑叶廣韻讀如數爽王翻獨行踽踽廣韻豈無他豐氏本作它後同人不如我同父廣韻嗟行之人胡不比叶寘韻必至翻焉人無兄弟胡不佽寘韻崔靈恩集注作次焉興也杕說文云樹貌毛傳云特貌蓋樹之特生者爾雅云杜赤棠白者棠樊光云赤者為杜白者為棠陸璣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一云牡曰棠牝曰杜湑者零露之貌王安石云湑湑潤澤

也詩詁云猶沃沃也嚴粲云木無枝葉則日燥其根上之土而其木易枯有杕然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然潤澤雖無旁木之陰而葉猶足以庇其本根踽說文云疏行貌徐鍇云疏謂稀疏也孟子云行何為踽踽涼涼乃獨行而無所親暱之意陸化熙云以獨行之杜則甚茂興獨行之人則無所與此反興也豈無他人以下乃正言以開悟之同父謂兄弟也比並也說文云密也二人為从反从為比相與周密也佽說文云便利也豈無他人乎不如我同父之人言他人不足恃也如苟以他人為可恃嗟彼行道之人何不見與我相比密乎凡世上之人亦有無兄弟者何不見其所行之便利焉兩胡不是喚醒之詞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庚韻釋文豐本俱作青青獨行睘睘庚韻文選注作煢煢陸德明本作煢煢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叶庚韻師庚翻豐本作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

兄弟胡不佽焉

興也青本非華之名蓋以其色取之睘說文云目驚視也曹氏云獨行多懼故睘睘也白虎通云姓生也人所稟以生者也按姓與氏有辨姓者所以繫統百世使不別氏者所以別子孫所出故言姓即在上言氏即在下王安石云同姓雖非同父猶愈于他人耳晏子問于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奈何子華子曰夫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黃祚衍于天下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牽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斬焉朝無公族野無公田帶甲橫兵挾轂而能戰非公士也結綬纓纓位列而藉居非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皆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伍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腸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踽踽而以臨于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

有杕二章章九句　序云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今按晉與沃五世相攻宗族離叛公室孤立然沃實負晉非晉負沃也如刺即當刺沃耳又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偪盡殺羣公子此詩疑亦足當之但皆於不如我同父一語不合故前二說愚皆無取焉朱子謂此乃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詞鄒忠胤云夫詩明言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同姓求助于人者立言固若是乎申䂮說以為君子勸人孝友之詩其意益緩而篇中亦不見有勸孝之語子貢傳闕文

權輿晉惠公與秦穆公戰為秦所獲舍諸靈臺怨秦為德不卒也　按列女傳及左傳國語載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娣與

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逐羣公子惠公夷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即位穆姬使納羣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賂秦饑請粟不與秦遂興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曰掃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罃公子弘與女簡璧衰絰履薪以迎且告穆公曰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公懼乃舍諸靈臺及晉與秦成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是詩之作當在未改館之先舍諸靈臺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 魚韻文選注作蘧蘧 今也每食無餘 魚韻 于嗟乎 虞韻 不承權輿 叶虞韻讀如雩雲俱翻爾雅注不承權輿上有胡字或訛以乎為胡也 賦也於我乎惠公自言於我晉國之所居也夏屋王肅以為大屋楊雄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

偉之謂之夏法言云震風淩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也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亦云夏屋渠渠楚詞大招篇云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方小壇觀絶霤只曲屋步櫩宜擾畜只皆以室言也又按檀弓云有若覆夏屋者矣注謂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又曰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惟兩阿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亦是一說鄭玄箋詩因次章有四簋之言慮與下文每食句不屬遂易其解曰屋具也夏屋謂設食大具也今考爾雅訓具者乃握字非屋字以大具解夏屋于說鑿矣楊慎則引字書云夏屋大俎也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為居以房俎為房室可乎又禮童子幘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此其說識辨然禮未聞號俎為屋者必以大房二字附會夏屋愚終不敢信也渠通作巨說文云規巨也言夏屋之制有規巨也一曰大也今謂今祓獲也餘說文云饒也其

字以食正謂食之餽也昔在晉國有夏屋以居今為秦所獲而舍于靈臺每食無復餘饒僅免于饑餓而已蓋秦不以諸侯之食禮待之承毛傳云繼也孔穎達云承其後是繼嗣故以承為繼權輿爾雅云始也權稱錘也輿輈軸之上加板以載物者邢昺云權輿天地之始天圓地方故名又陳氏云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蓋借字也按大戴禮云孟春冰泮百草權輿淮南子云東風而酒沈溢造化權輿以為東方之氣風也逸周書周月解云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歷舍於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權輿二字古人蓋恒用之不承權輿言不能如其立已為君之始以仇終之也按秦穆公初欲立公子重耳曰重耳仁縶曰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于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是為惠公及惠公入穆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惟則定

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令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穆公之立晉侯惟欲置服而不置德其初意已不善且偵知其多忌以為利故卒有始無終如此夫子録此詩所以示後世凡欲存亡繼絶者不可如秦穆以利心行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叶有韻已有翻今也每食不飽叶有韻補苟翻于嗟乎見前不承權輿見前

賦也此言於我乎言昔在於我晉國之所食也簋盛黍稷器考工記云旊人為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注謂旊摶埴之工作瓦器者孔云豆實三而成觳四升為豆然則簋是瓦器容斗二升也又易二簋可用享注謂離為日日體圓巽為木木器圓簋象則簋亦以木為之也簋制說各不一周禮舍人註以為圓器孝經註說文皆以為方器陸元朗云內方外圓曰簋外方內圓曰簠孝經鈎命決云簠簋

上圓下方未詳孰是言四簋者朱子云禮食之盛也毛云四簋黍稷稻粱孔云案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又云宰夫授公粱公設之宰夫膳稻于粱西秋官掌客註云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然則稻粱當在簠而云四簋黍稷稻粱者以公食大夫禮有稻有粱知此四簋之內兼有稻粱公食大夫之禮是王國之君與聘客禮食備設器物故稻粱在簠此言每食則是平常燕食器物不具故稻粱在簋飽說文云厭也李氏云不飽非特無餘矣

權輿二章章五句

序云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申培說亦云與晨風篇同義今按康公忘先君之舊臣於傳絕無所據朱子但以為秦人刺其君待賢禮意寖衰不能繼其始蓋亦依序而稍變其說要之無所附麗子貢傳闕文

十畝之間齊姜勸晉公子重耳去齊也 按晉語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沒矣多讒在側謀而無正衷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厭邇逐遠遠人入服不為郵矣會其季年可也茲可以親皆以為然乃行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于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子

曰吾不動矣必死于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懷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寔疚大事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久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寔紀商人商之饗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也亂不長世公子惟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今按此詩聲口宛似但無限商畧只寄之行與子還行與子逝二語詞不迫而情有餘姜之所以善于諷也

十畝之間（刪韻）兮桑者閑閑（刪韻釋文作間間穆天子傳注豐氏本俱作閒閒）兮

行與子還刪韻兮賦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禮記疏云徑一步長百步為畝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至秦孝公始制三百四十步為畝故程子云古者百步止當今之四十一步今之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也此云十畝之間者張子厚云園圃在園地其制百畝之間十家區分而衆居者詩人所謂十畝之間之田也十畝場圃所任園地也不獨蔬場納稼亦可蓏草木也桑者即齊姜所言蠶妾也閑通作嫺說文云雅也閑閑盖習熟自得之貌行朱子云猶將也子謂重耳也還說文云復也姜氏言十畝之間有蠶妾焉子犯不知其在也與從者謀于桑下行且與子復返晉國矣時不可失從者之意不可泒公子其圖之

十畝之外叶霽韻以計翻兮桑者泄泄霽韻兮行與子逝霽韻兮賦也十畝之外則他人採桑之處非前蠶妾所在矣泄通作呭說文云多言也漏泄之義字當從此從者謀于

桑下而蠶妾聞之則恐其為他人之採桑者述之而至于漏言也所謂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殺之矣逝往也令從者行且與子離齊國而偕往他處固無一人知公子可以行矣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序以為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路史云今陝治平陸有古魏城在河之東北水經注云古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張子厚云作詩者以國地侵削外無幷受之田徒有近郛圃廛而已故耕者無所用其力則桑者閑閑而多也十畝之外他人亦然則削小無所容尤為著矣蓋皆附會序說云爾蘇轍駁之云夫國削則民削矣未有地亡而民存者也且雖小國豈有一夫十畝而尚可以為民者哉朱子云序文殊無理而但以為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

思與其友歸于農圃故其詞如此申培說襲之然據詩云桑者直蠶婦之業耳與農圃何涉乎

蜉蝣刺曹共公也君怠國危玩細娛而忘遠慮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申培說以為君怠國危曹大夫閔之而作朱子云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為比而刺之序則云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陸德明云按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集注本有未詳其正也愚按此詩咏衣裳楚楚正侯人詩所謂三百赤芾者其為刺共公詩無疑序云刺奢乃指朝多倖位冗食者衆耳非如舊說但以好整飾衣服為奢也

蜉蝣之羽叶語韻讀與演女翻如衣裳楚楚語韻說文豐氏本俱作䵣䵣心之憂矣於我歸處叶語韻敵呂翻興而比也蜉蝣爾雅云渠略也楊雄方言作渠蛩郭璞云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豬好啖之陸璣云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云是糞中蠋蟲隨雨而出朝生而夕死陸佃云似天牛而小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叢生鬱棲中朝生暮死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夏小正云蜉蝣有殷殷者衆也羅願云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又曰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盡其樂蓋以旦暮為期遠不過三日爾蜉蝣小蟲國小之比曰羽曰翼羣臣之比衣裳楚楚指羣臣言楚當依說文通作䵣云合五采鮮貌所以取興于蜉蝣之羽者亦以羣臣徒竊衣裳以

草其躬不知死亡之無日正如蜉蝣然耳候人詩言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亦此意心之憂矣憂曹君也嚴粲云見當時在位無一可倚仗者蓋慘然以亡國為憂矣歸猶言來之我家也處止也徐鍇云詩爰居爰處居者定居處者暫處而已輔廣云所以欲其於我歸處者蓋思有以警誨之耳

蜉蝣之翼職韻采采衣服叶職韻鼻墨翻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職韻興而比也

翼說文云翅也采通作彩說文云文章也采采猶齼齼也衣服即衣裳上曰衣下曰裳通言之皆曰衣亦曰服息亦止也于我歸息者交淺不可言深谿處而息則非一朝一夕矣然後可以諷直兼用也徐光啓云朝夕相與從容開諭卵翼孚化令舍其舊而新是圖即所謂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之意

蜉蝣掘說文豐本俱作堀閱屑韻麻衣如雪屑韻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屑韻豐本俱作稅興也掘閱毛鄭

之解俱難通或見管子有掘閱得玉之言遂以掘閱為挑撥之貌又或謂閱義與穴通要于文理未順當依說文作掘閱為正掘說文云突也突出之義即所云掘起是也趙順光云凡土旁誤手者如埽圻之類并同此謬閱猶閱人閱世之閱言其從土中突出而為人所見也上言楚楚采采則刺其臣此言麻衣如雪則刺其君鄭玄云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服朝夕則深衣也孔穎達云麻衣者白布衣如雪言甚鮮潔衣純用布而色白者深衣為然故知麻衣是深衣也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又襍記云朝服十五升布深衣也是則深衣與朝服升數皆同但彼是大祥之服則純用布無采飾此諸侯禮服當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也所以言麻衣者蜉蝣朝生暮死君服麻衣則薄寒之時而蜉蝣之生亦不久矣甚危之至也說許慎云釋也從言從兑兑者悅也徐鍇云說之亦使悅懌也凌濛初云謂從容開諭之正是上文所以欲其歸處歸息之意又表記子曰君子

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于我歸說雖斷章取義然設身處地之意亦自恍然

蜉蝣三章章四句

范曄云葛屨履霜敝繇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賒賒通作奢然

詩旨非刺奢也說已見前鄒忠胤疑為刺曹羈作羈者莊公射姑之世子春秋魯莊二十三年冬射姑卒明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胡氏以為微弱不能君故為戎所逐蓋在位日淺無如羈者想詩人逆知其稅駕無所故為之憂心如是而諷以于我歸處如楚申亥舍靈王于家之為耶於時羈方在喪故曰麻衣如雪而先之以楚楚采采意羈亦如齊昭公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當不免於童心乎麻衣非即深衣觀玉藻童子無緦服聽事不麻可見是其說亦近似有理並存之子貢傳闕

文

候人刺曹共公也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序云

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按左僖二十八年春晉文公伐曹三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與此詩三百赤芾之語相合遂執曹伯襄以畀宋人即共公也又晉語公子重耳還曹曹共公不禮焉僖負羈言于曹伯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國君無親國以為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此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

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于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王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無乃不可乎公弗聽及重耳如楚楚子玉請止狐偃楚成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鄭之也夫鄭而放之鄭又甚焉致鄭非義也據此則此詩兼為刺共公不用僖負羈之言無禮于晉公子而作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

泰韻都外翻亦叶質韻都律翻禮記注崔靈恩集註豐氏本俱作綴

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叶泰韻博蓋翻亦叶質韻非律翻豐本作市

賦也毛傳云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按周禮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各掌其方之道路與其禁令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境注謂四方以職來受治者候其來去然彼乃天子之官故徒屬廣設若侯國必不然也孔穎達云按秋官環人掌送迎邦國之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掌訝掌待賓客有賓客至逆

于境為前驅而入及歸送亦如之若候人主迎賓客而環人掌訝又掌送迎賓客者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關無禁掌訝以禮送迎詔賛進止候人則何戈兵防衛姦冦雖復同是送迎而職掌不同故異官也何説文云儋也毛傳以為揭也戈解見秦風無衣篇祋説文毛傳皆云殳也孔云戈殳俱是短兵相類且祋字从殳故知祋為殳也殳解見衛風伯兮篇又説文云或説城郭里市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馬牛曰祋故从示殳會意然他書絶不經見未詳是否彼毛云彼曹朝也其語助也之子是子也指下文佩赤芾者芾本作市毛傳説文皆云韠也以韋為之即蔽膝也記作芾篆文作韍嚴粲云蔽膝之韍从韋黼黻之黻从黹孔云左傳衮冕韍珽則芾是配冕之服易困卦困于赤芾利用享祀則知芾祭祀所用也士冠禮陳服皮弁素韠玄端爵韠則韠之所用不施于祭服矣玉藻説韠之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書

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之形制亦同于韠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擧類以曉人其禮別言之則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二者不同也玉藻云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蒼珩注云緼青黄之間色珩佩玉也黒謂之黝青謂之葱毛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孔云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為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赤芾于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詩人言使人雖一職之微然既繫籍于公猶當勤率所屬以各供其事今曹蕞爾彼其之子非有功勞可以稱者而君令其佩此赤芾至三百人之多何為也哉晉文公入曹令三百人獻狀亦謂其無勞竊位故責之自陳功狀意正如此所以擧使人者即下章刺維鵜在梁之意舊說謂曹國以賢者為使人非是孔云諸侯之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太史公云今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司馬貞

註謂美女乘軒者彼未參證于詩中亦帶之語故耳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叶職韻彼其禮記作記左傳後漢書俱作己之子不稱去聲其服叶職韻鼻墨翻

興而比也鵜鳥名爾雅云鵜鴮鸅也亦名洿澤郭璞云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為淘河陸璣云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飛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陸佃云鵜人足其鳴自呼羅願云洿抒水也又屛斗亦抒水器也鴮洿屛三字同音其義一也淮南子曰鵜鶘飲水數斗而不足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禽經曰淘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出或曰身是水沫惟臆有肉如拳昔人竊肉入河為之故名逃河魏黃初中嘗有鵜集靈芝池文帝識之曰此詩人所謂汙澤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

鳥胡為而至哉詩既以為貪而無功之物故後人祖而用之梁毛云水中之梁解見邶谷風篇濡漬也稱宜也猶言相等也其服即赤芾是也鵜之于魚勤矣須出沒汙澤而後得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未嘗濡濕其翼猶之子無功而居高位以竊祿所謂不稱其服也又表記子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左傳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閒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叶宥韻陟救翻**彼其**國語作已**之子不遂其媾**宥韻

興而比也咮說文云鳥口也陸佃云鵜性沈水食魚則濡其咮翼宜矣今從立于

梁上非特不濡其翼又且不濡其味小人無嘉言獻替而尸居于位亦猶是也遂禮記疏云謂申也媾毛云厚也說文云重婚也孔云重婚媾者以情必深厚故媾為厚也愚按不遂其媾以楚成王語觀之則所謂媾當指僖負羈也僖采共事以負羈之賢當親之如昏媾然而無如邪正不投凡負羈所言彼必沮之故使其志意不得申遂也當時公子重耳過曹共公不禮焉負羈言于共公曰夫晉公子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共公不聽而三百赤芾單無有同負羈之言者是之謂不遂其媾也

薈說文作嬒云女黑色也兮蔚兮南山朝豐本作躋隮齊韻婉兮孌說文豐本俱作嫋兮季女斯飢叶齊韻讀如雞堅奚翻

興而比也薈說文云草多貌蔚蓊蔚草木盛貌南山毛云曹南山也郡縣志云曹南山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按春秋盟于曹南即此山也括地志云有曹南因名為曹朝隮解見螮蝀篇鄒忠胤云按周

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九曰隮隮者虹也虹映日而成朝焉日在東則虹在西而雨輒隨之螮蝀之詩所謂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已奮蔚黃緣山岊而虹見于西又當邀雨澤之霑被見君寵方隆而未艾此詩中之畫也婉說文云順也孌通作嬌亦順也婉孌季女之容也君子之特身也如處子然故以少女日之斯饑以喻貧賤季女幽居不妄從人故不免于饑餓此與易女子貞不字之象同言小人雖肆志而趨利于上君子則守道而困窮于下也晉文公所謂不用僖負羈其即此詩所言季女與

候人四章章四句

此章與左傳合嚴粲所云詩即史也而郝敬疑之以為詩言三百極道其濫耳說詩不以辭害志若雲漢則周之民無孑遺若候人則曹之大夫有三百詩烏可以辭徵也左傳襲此詩以屬文非重耳真有此言斯亦過于不盡信書者矣申培說第云曹君多任非

人國人諷之而不著其世子貢傳闕文又葉氏云漢人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黄初四年詔引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詩序至此始行

渭陽秦太子罃之舅晉公子重耳自秦返國為諸侯罃思母穆姬之恩而送其舅氏也罃秦穆公子後為秦康公按劉向列女傳云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賢而有義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云云君子曰慈母生孝子朱子蘇氏說俱同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韻何以贈之路車乘黄陽韻賦也舅氏指重耳也爾雅說文皆云母之昆弟曰舅孫炎云舅之言舊尊長之稱孔穎達云謂舅為氏者以舅之與甥氏姓

必興故書傳通謂為舅氏渭水名山南為陽北為陰水北為陽南為陰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鄭玄云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于咸陽之地孔云雍在渭南晉在秦東行必渡渭贈說文云玩好相送也董氏云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朱子云乘黃四馬皆黃也重耳君晉實藉秦穆之力太子罃贈以諸侯之儀所以鄭重此行而假以定晉也豈徒曰資其行而已哉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叶支韻亦叶灰韻新才翻又叶真韻相吏翻何以贈之瓊瑰玉佩叶支韻蒲眉翻亦叶灰韻蒲枚翻又叶真韻平秘翻豐氏本作佩玉瓊瑰

賦也悠悠我思朱子云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嚴粲云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此詩念母而不言母但言見舅而勤拳不已自有念母之意讀

之者但覺其味悠然深長也按太祖皇陵碑云外甥見舅如見娘即此意五代齊楊愔幼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陽未愔便號泣子恭亦對之欷歔豈亦以思母之故與瓊說文云赤玉也瑰孔云美石之名佩玉之制惟天子用純諸侯以下則玉石雜用玉佩謂珩璜琚瑀之屬以瓊瑰之玉佩為贈所以象其德也陸佃云車馬之贈蒙送之歸國言故取列侯儀衛若贈之以佩不必泥是侯服乃一腔離情所寄耳鄧元錫云康公篤母語質而情長秦良風哉亦以置晉君録之文爰以霸也汪克寬云康公始為太子送舅而念母之不見故作渭陽之詩是固良心也後乃納庶孽而奪嫡甥之位自是兵爭不息豈非怨欲害乎良心而然乎

渭陽二章章四句

序云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孔氏以即位為康公即位令按左傳重耳卒後七年康始即位相去甚遠無緣此時復述其事而著之詩豈亦有慨于令狐之役謂秦昔日曾以厚施而晉今日竟以薄報乎然愚詳味序意或祇謂重耳返國即位後而康公思之耳如此則與列女傳所記猶相彷彿孔說誤也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為穆公送重耳之詩然于我送舅氏一語竟不可解按古人呼母之兄弟為舅妻之父為外舅未聞呼妻之弟為舅者若諸侯于異姓大夫或亦稱舅然非所施于重耳也

羔裘豹袪晉文公釋憾于寺人披也 篇名原只羔裘二字但檜鄭亦有羔裘特用起語以別之　披一名勃鞮字楚故又稱奄楚按左傳國語載驪姬譖殺太子申生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獻公使寺人披伐蒲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

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較罪莫大焉乃徇曰較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及文公入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予于屏內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斬余衣袂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余於伯楚屢困何舊怨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偪悔納公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宮出殺大而遂殺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遽見之曰豈不知女言然是吾惡心也吾請去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告公公潛會秦伯于王城告之亂故及己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是詩當即于免難後作也

羔裘豐氏本作求後同豹祛叶過韻區過翻自我人居居叶過韻讀如句俱過翻

豈無他豐本作它後同人維子之故過韻

賦也祛孔穎達云袂口也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為袂以深衣云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是通祛皆為袂也玉藻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君子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注云君子謂大夫士飾謂袖也重耳時尚為公子未敢服諸侯之服故當服此又陜中生以十二月縊于都城重耳于是時奔蒲寺人披斬重耳衣祛正奔蒲時事周十二月於夏正為十月天氣已寒故服羔裘也自我人居居指斬祛事也自從也我人者我同行出奔之人也自我人者從我等同行之人於蒲城欲求得而殺之也居居通作倨前漢書鄧都傳云丞相條侯至貴居亦以居為倨也倨之為言傲也曰居居者毛傳云懷惡不相親比之貌蓋一往傲狠而無顧惜故至于文公已踰垣而走而披尚斬其衣祛也

子指披也故故舊也承上文言披之可憾如此而其後又能以吕郤之謀來告使文公得脫于難故又言豈無他人為我故舊哉而仍當與子結故舊之誼不可解也按披之言曰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鉤近于袪而無怨言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令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披之數辭明剴如此故文公聞之而有動焉同時有豎頭須者亦不從公出亡及入求見公辭焉須曰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衆矣謁者以告公遽見之公之曠度洪量不念舊惡如此宜乎其為霸王之器也

羔裘豹褎宥韻釋文作褎豐本作袠自我人究究宥韻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叶宥韻許侯翻

賦也褎說文云衣袂也袂既被斬而袂尚存故此章變言豹褎也究說文云窮也曰究究者窮極其惡不留餘地也此指從渭濱之役而言披所自陳謂除君之惡惟力所及者也好以情言謂

懽好也

羔裘豹祛二章章四句 序云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張冏思云晉昭公有曲沃之逼孤危將亡而其臣又不爲保障之謀故國人憂之而作是詩鄧元錫云刺昵也昵故與好使私人在位也三說相近要皆無所依據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爲晉人美其大夫之辭今按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其非贊詞明矣愚初亦疑此詩乃晉文公爲狐偃而作即投璧于河之意但以格于爾雅詁字之義故主今說朱子第謂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斯亦合闕疑之訓矣

有杕之杜晉文公好賢國人美之 出申培說子貢傳同。鄒忠胤云嘗怪用賢如晉文能得之罪隸之郤缺未免失之負紲之介推從亡之賞如投骨于地猗然而爭其不言祿

者僅一介之推而祿亦弗及矣今玩此詩語意毋乃為龍蛇之怨而志過半縣山餓隱欲授餐而無從此固文公所心惻也朱子亦以為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作此詩其不敢定其世者闕其所不知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叶韻彼君子兮噬韓詩作逝云及也豐氏本同肯適我叶韻中心好去聲之叶韻曷飲食音嗣之好食無叶當取之之相應為韻　興之比也有杕之杜解見杕杜篇謙言寡弱不足恃賴也按文公以內難得國其同父兄弟如申生奚齊卓子夷吾相繼淪喪其為寡特孤露可知道左鄭玄云道東也黄佐云凡國面南以南為正此以知左之為東也丘光庭云日中之後樹陰過東杜生道左樹既寡特而陰更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不來也君子指賢人也噬即易噬嗑之噬說文云啗也猶言就食也與下文飲食字相應肯反言不肯也適說文云之也我者我所也曷說文

云何也猶云何從也言彼君子兮其果以就食之故而肯來我之所乎我中心誠愛好之何但欲飲食之而已按文公未得國之時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左傳鄭叔詹所謂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是也厥後反國外傳紀其紀善援能官方定物愛親戚明賢良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等十一族實掌近官諸姬之良賞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大夫食邑士食田以至工商皂隸官宰無不受祿于官其欲善無厭物色多方可知已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尤韻韓詩豐本俱作右彼君子兮噬豐本作逝肯來遊尤韻豐氏本作覯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興之比也周毛傳云曲也孔穎達云言道道周繞之故為曲也朱公遷云道左則闕道周則迂適與遊亦有辨適則將久居于其國遊則時一至焉猶之遨遊而已愚按此蓋自惴其不足以來賢故其辭之謙退如此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序云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此但從杕杜生解煞細玩詩辭終是好賢求賢意居多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四之上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四之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李連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四之下

明 何楷 撰

周襄王之世詩

鳲鳩曹人美晉文公也按左傳晉文公為公子時出亡過曹曹共公不禮焉及即位伐曹執曹伯以畀宋人事在魯僖公二十九年于是周襄王策命晉侯為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遂盟諸侯于踐土又會于溫十月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巫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

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悦乃復曹伯此詩之作蓋在曹伯復國之後其取興于鳲鳩者以鳲鳩養子均平頌文公之待曹國與他國無異也尊之為鳲鳩而自居于子者亦猶文王之時大邦畏力小邦懷德皆怙文王如父也曰其儀不忒者則以晉與曹為兄弟之國大學所謂兄弟足法也其曰正是四國則亦惟晉為盟主始足以當之襄王策命中所謂以綏四國者也

鳲前漢書後漢書說苑列女傳釋文豊氏本俱作尸鳩在桑其子七質韻兮淑豊本作叔後同人君子其儀崔靈恩集注作義一質韻兮禮記淮南子作也下同其儀一同上兮心如大戴禮作若結叶質韻澂質翻兮淮南子作也興也鳲鳩鳥名亦作尸鳩

爾雅埤蒼皆云鴶鵴也陸機云一名桑鳩郭璞云江東呼為穫穀揚雄云自關東西梁楚之間謂之結誥周魏之間謂之擊穀自關而西或謂之布穀羅願云又呼撥穀又呼郭公以此鳥鳴時布種其穀似鷂長尾牝牡飛鳴翼相摩拂取其骨佩之宜夫婦又名鵖鴔陸佃云一名搏黍揚雄又以為戴勝謝氏云案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而方言云戴勝非也毛傳云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嚴粲云即鄭子所謂鳲鳩氏司空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陸佃云鳲鳩有均一之德蓋其哺子朝自上而下暮自下而上者均也其子在梅在棘在榛而已則常在乎桑者一也又云祝鳩鳲鳩皆壹鳥也故有尸祝之號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尸鳩性壹而慈祝鳩性壹而孝故一名尸一名祝禮嘏以慈告祝以孝告是也其子鳲鳩之子也羅云鳩亦子之多者今鳩四時有子鴿每月有子愚按鳲鳩以況晉文公其子以況列國晉文為

伯主而列國依之謂之列國之母可也淑通作俶說文云善也淑人君子言此淑人之君子美晉文公也淑人以德言君子以位言儀說文云度也毛傳云義也凡舉動之合義而有法度者謂之儀其儀一兮孔穎達謂執義均平用心如一是也如文公之待曹國與他國無異是之謂一又禮記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亦會意取義結帶紐也以組為之王藻云紳韠結三齊紳帶也韠蔽膝也紳蔽結三者皆長三尺故曰三齊帶之交處合并其紐以約之則帶始結束而不可解矣故名為結心如結兮猶拳拳服膺之意古人視不下于帶曹人懐文公之恩耿耿在心如束帶之結言其不可解劉向云歷山之田者善侵畔而舜耕焉雷澤之漁者善爭陂而舜漁焉東夷之陶器窳而舜陶焉故耕漁與陶非舜之事而舜為之以救

敗也民之性皆不勝其欲去其實而歸之華是以苦窳之器爭鬬之患起爭鬬之患起則所以偷也所以然者何也繇離誠就詐棄朴而取僞也追逐其末而無所休止聖人抑其文而抗其質則天下反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為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于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按向此論于誠一感通之理深有合焉曹人思文公之德亦猶是也又韓嬰云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知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懾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容眾好散則刼之以師友怠慢摽棄則慰之以禍災愿婉端慤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經繇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摶摶

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荀子曰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淮南子云貫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以上皆斷章取義雖非詩本旨而名理自佳故備錄之

鳲豐本作尸從同鳩在桑其子在梅叶支韻莫悲翻豐本作某淑人君子其帶伊絲支韻其帶伊絲上同其弁伊騏支韻周禮注大鄭引此作綦豐本亦作綦興也鳲鳩在桑而其子七兮之中有飛在梅者興曹伯也子在梅則不得與其母同在桑矣時曹伯既被執不得

齒于諸侯之列故云然其帶伊絲以下文公所服也帶大帶也伊惟也助句辭絲素絲也按王藻說大帶之制天子諸侯大夫皆素帶廣皆四寸素熟絹也大夫而上帶皆用素惟辟緣之色不同君朱綠大夫元華其辟緣之制亦不同天子諸侯皆終辟謂終竟此帶盡緣之但天子用朱為裏諸侯則不朱裏耳重言其帶伊絲複句以致其讚歎非別有意弁皮弁也禮記註鄭云弁名出于槃槃大也所以自寬大鄭敬云弁制大于冠古冠止撮髮弁下覆額周禮司服職云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弁師職云王之皮弁會五彩玉璂象邸玉笄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薛氏圖云韋弁一名爵弁詩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士冠禮曰爵弁服韎韐則凡兵事韋弁服固爵弁也冠弁服弁亦皮弁也蓋上文言眡朝則皮弁服下文言凡弔事弁經服弁經亦皮弁而加環經則冠弁服

弁皆爲皮弁明矣郊特牲曰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此凡凶事冠皮弁服之證也春秋傳曰衛獻公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又曰皮冠以招虞人此凡田事服皮弁服之證也鄭氏謂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弁經者如爵弁而加環經皆非是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弁師曰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此弁經服皮弁而加環經之證也韋弁爵弁也故弁師有韋弁而無爵弁冠弁服弁皆皮弁也故弁師有皮弁而無冠弁服弁陸佃亦同此說且云韋弁以靺韋爲之故曰韋弁一名爵弁其色則象爵故也皮弁以鹿皮爲之故曰皮弁一名騏弁其色則象騏故也今按薛氏五弁之說未詳是否但據孔云知此是皮弁者以韋弁即戎冠弁從禽弁經又是弔凶之事非諸侯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惟皮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作者舉其常服故知是皮弁也鄭云韋弁去毛熟皮以爲

弁皮弁以皮為質而飾以采玉非純用皮也弁制㦸起故宜皮騏毛云騏文也說文云馬青驪文如博棊也一云蒼艾色此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周禮注引此作綦書顧命四人綦弁馬融本亦作騏然則騏綦古葢通用綦亦帛之蒼艾色者鮮見說文又鄭玄云騏當作璂以玉為之按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璂又作瑧鄭衆注云會縫中也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為飾謂之綦綦引此詩云其弁伊綦是則騏與綦通而綦又與璂通璂即瑧說文所謂弁飾也徐云謂綴玉于武冠若綦子之列布也以周禮考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是尊卑皆得服皮弁所異者瑧耳據弁師之文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之不言士之皮弁舊說謂天子璂飾十二玉五采侯伯瑧飾七子男璂飾五玉皆三采孤璂飾四三命之卿瑧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皆二采士皮弁之會無結飾今如以騏為皮弁之色則無以别于卑者書所謂四人騏弁

即士服也故鄭箋以騏當作璂而孫毓亦以箋義為長更考之尚書周禮古文騏綦璂三字通用則鄭說為可信矣詩之興意以鳲鳩于或他適而鳲鳩但在桑不移故以衣服有常象之賛美衣服亦有想望丰采之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職韻）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職韻）其儀不忒（同上）正是四國（職韻）

興也陸佃云棘卑小于梅愚按始在梅降而在棘時曹地既破分不能成其為國故有在棘之象忒說文云更也毛云疑也人無常度故可疑其儀不忒者明白洞達表裏如一不令人有所疑惑也文公滅曹亦曹自有以取之既而復封曹則無利曹之心而其心事亦可與天下共見矣是以謂之不忒也又禮記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亦會意取義正者勵正之謂四國四方之國正是四國

言足為四方諸侯盟主也楊倞云正身任物則四國皆化吕覽云昔者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為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荀子曰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獨棄起而制之故仁人之用國非將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于朝百事齊于官衆庶齊于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大學引此詩而觧之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今按曹與晉為兄弟之國文公之所以處曹者得其道是其為兄弟足法也詩取象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則父子兄弟足法之道亦在于此矣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真韻亦叶先韻則前翻淑人君子正是國人真韻

亦叶先韻如延翻正是國人同上胡不萬年先韻亦叶真韻如因翻興也榛鮮見簡兮篇陸佃云榛果小于棘愚按既自梅降而棘又自棘降而榛愈降而愈果矣曹伯失國被執至以畀宋人則幾與齊民無異故其象如此又按陸佃云先實者梅後實者棘先實者棘後實者榛故詩以此為序今按曹伯被執于春三月而復國于冬十月則歷三樹成實之時矣詩所謂詳舉以興也正是國人言文公能正我曹國之人無禮而伐之既服而赦之所謂正也胡不萬年則祝其壽考之辭也焦氏易林云鳲鳩專一無尤君子是則長受嘉福又韓嬰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為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此斷章取義與詩旨無涉

鳲鳩四章章六句朱子謂此詩不知何所指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為曹叔為政有

度國人美之而作是詩按曹叔名振鐸文王子也武王克殷後始封曹武又以為美僖負羈武又以為美公子臧然于詩人托興鳲鳩而并及其子之意終無關着愚不敢謂然序則云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鄭玄詩譜亦系之共公時今按詩中不見有刺意

羔裘如濡鄭人美其大夫之詞出朱傳疑美叔詹也篇名原只羔裘二字但檜唐亦有羔裘將全用起句以別之　按叔詹鄭之公族也厲公季年齊桓始伯時詹為執政用兵伐宋又不朝齊齊人以其貳也將討之鄭乃使詹往謝齊因執之未幾詹間其故逃于魯遂自魯復歸鄭文公十二年齊桓會諸侯盟于甯毋大子華以洩氏孔氏子人氏為詐管仲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桓乃止楚子過鄭入享鄭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

其不没乎為禮卒于無别無别不可謂禮將何以没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鄭弗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資窮困天所福也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亦弗聽重耳反國六年伐鄭鄭人以名寳行成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退詹請往公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重社稷君何愛于臣也鄭人以詹予晉人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晉公子賢明其佐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于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禮而歸之鄭人以為將軍叔詹始終忠于其國故使齊桓聞其名而晉文為之禮臨難不避舍命不渝也累建正論邦之司直也鄭有三良同時為政則所謂三英粲兮者也是

詩在鄭風非叔詹無足當此美者而公羊穀梁皆謬以詹為佞人何不據詹之行事本末而觀之乎叔詹一作被瞻呂不韋云被瞻忠于其君而君免于晉忠也行義于鄭而見說于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矣

羔裘豐氏本作求後同**如濡**虞韻亦叶尤韻而縣翻**洵**韓詩外傳作恂**直且侯**尤韻亦叶虞韻洪孤翻**彼其**韓詩外傳劉向新序俱作已**之子舍**上聲**命不渝**虞韻亦叶尤韻夷周翻韓詩外傳作偷

賦而比也羔鮮見羔羊篇裘說文云皮衣也按羔裘以緇衣為裼則所用者乃黑羔之皮耳陸佃云羔性羣而不黨又皆跪乳象禮其德宜施于朝故古者以為朝服陳祥道云羔取其有禮黒取其合道以道合禮以禮成道固先王之所尚也如濡毛傳云潤澤也孔云如似濡濕謂皮毛光色潤澤也洵通作恂說文云信也直說文云正見也左傳云正曲為直荀子云是謂是非謂非曰直且說文云薦也侯諸

侯也洵直且侯言信哉其正直之德可以薦之于諸侯為人君所任用也下文言舍命不渝正見其直彼其之子謂此服羔裘之大夫也舍通作捨說文云釋也命軀命之命渝說文云變汙也舍命不渝雖禍害當前捨置其軀命以殉之而生平之所自守者終不少變如叔詹以盡忠于國之故而見執于齊桓又見執于晉文歷險不挫可謂舍命不渝矣劉向云非至仁孰能以身試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韓詩外傳云崔杼弒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劒而入言不疾指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奉杯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為無道而殺其君于是盟者皆視足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刼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梅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綏

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廚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愚按所以取羔裘如濡為比者染人之事自一染為纁以至于七入為緇則無可變矣緇黑也羔裘如濡正黑色也故以為舍命不渝之況

羔裘豹飾職韻孔武有力職韻彼其左傳韓詩外傳俱作已之子邦之司直職韻賦而比

也豹似虎而小圜文毛云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穎達云唐風羔裘豹袪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為袪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按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孔爾雅云甚也武威也朱子云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按鄭以叔詹為將軍亦謂其人之威望足以居之非以勇力為有力也司主也邦之司直能為邦國主持直道也危言危行上足正君下足善俗皆在其中非徒其所自守者不渝而已左襄二

十七年子罕諫向戌弭兵求賞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其樂喜之謂乎

羔裘晏叶翰韻烏旰翻兮三英豐本作瑛云以玉為裘紐其數三也粲翰韻亦叶霰韻倉甸翻兮彼其韓詩外傳作已之子邦之彥霰韻亦叶翰韻魚旰翻兮

賦而比也晏溫意淮南子注云三輔人以日出清濟為晏晏而溫英朱子以為裘飾但三英之制未詳芘祖禹謂五紽五緎五總皆所以英裘是之謂三矣今按合兩為一曰總分其界限以施組紃曰緎組紃之哭起曰紽謂紽為英裘之飾是矣謂總與緎皆為英飾則非也愚謂英即英傑之英爾雅疏云德過千人曰英國策注云才出萬人曰英未詳孰是要之才德出衆之稱耳三英即管仲所謂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是也粲通作燦說文云燦爛明瀞貌三良同時為政即廟堂之上燦然有光彩也彼其之子專美叔詹也並舉三英而獨美之之子者蓋作詩之時惟叔詹在抑或叔詹之賢優

于堵叔師叔耳彥說文云美士有文也此又承上章而進之言雖其節操勁特足以主張直道然涵養之深不隨不激故其見于外者自有文理可觀亦如羔裘之晏然溫和與人體相適因又美之曰邦之彥也又按呂氏春秋載鄭君問于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亾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亾哉故被瞻之不死亾也賢乎其死亾者也據此以觀則詹之賢蓋傳之舊矣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序云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今按詩中無刺意必謂稱彼所以識此則凡美詩皆可謂之刺詩矣序疑鄭無賢臣足以當此者故但歸之思古耳子貢傳申培說則云鄭子皮卒子産思之追頌焉按左昭十六年鄭六卿餞晉韓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産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是則此詩古已有之其非子産所自作

明矣

閟宫頌魯僖公始郊也詩中所頌之事三焉郊而配后稷一也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二也美禰廟三也而郊實自僖公始其諸繇季孫行父之請命于周歟頌雖夸然有微辭史克作之

魯之郊祀與大嘗禘不知其所自始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黄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

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于天下也祭統云昔者周公旦有勳勞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内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象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禮運篇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李氏云禮記之書如禮運以為魯不當郊禘如明堂祭統以為魯當郊禘其異同如此當從禮運之説程子云説者以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夫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哉使功業過于周公亦人臣所當為之天下

之事非人臣為之而誰為之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高郢云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詩曰爾之教矣人胥効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辨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若享非禮之祭是周公不得為聖也如其不享是成康祇以王者禮樂餕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廣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伊尹不過號為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于伊尹而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于王季王季得之以傳祚于文武及武王克紂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太伯之德而不親

手葢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為萬代之準不為一人私也周公有大勲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秬鬯圭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于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陷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衰不亦宜乎張氏云雒誥曰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觀此書周公不敢當成王秬鬯之禮則天子之禮樂公其敢當乎馬端臨云夫所以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宮懸舞用八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者用之于周公之廟謂之尊周公可也至于郊祀后稷以配天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始祖配之則非諸侯之所當僭且郊禘所祀未嘗及周公則何名為報周公之勲勞而尊之乎以其祖宗之勲勞而許其子孫僭天子之禮樂以祭之已非矣況所祀者乃

天子之太祖而本非有勳勞之臣乎不知成王何名
而賜之伯禽又何名而受之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
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愚嘗因是而攷論
之禮制之陵夷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繇來者漸矣
蓋周之封杞宋也以其為二王之後俾之修其禮物
作賓于王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不
可以諸侯之太祖祀之故許其用天子之禮然特許
其用天子之禮祀禹契之廟未必許其郊天也夷王
以下君弱臣强上陵下僭杞宋因其用天子之禮樂
于禹契之廟而禹契則配天之祖也遂併僭行郊祀
上帝之禮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之事守之歎也至
于魯則周公本非配天之祖而稷嚳之祀元未嘗廢
無假于魯之郊禘也乃因其可以用天子之禮樂于
周公之廟而併効杞宋之尤則不類甚矣明堂位首
言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
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云即此二

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來乃至于禘嚳郊稷祀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謂穿窬不戢遂至斬關作佾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謀之未善有以肇之也左傳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魯宋于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乃知魯宋不將借天子之禮樂以祀郊禘雖燕享賓客亦用之矣羅泌云董子之說曰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然則仲舒亦以為成王之與之矣是不然禮之有天子諸侯自伏羲以來未之改也成王周之顯王也蓋亦謹于禮矣而且亂之則成王其惑矣此劉原父所以謂使魯郊者必周而必非成王蓋平王以下固亦未之悉爾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魯之用郊正亦始于此矣夫魯惠公之止之則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

用郊自用之也昔有荆人請大號者周人不許荆人稱之然則魯之郊禘可知矣兩觀大輅萬舞冕璪有不自於茲乎使成王已與魯則惠公不請矣陳氏云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秦襄公始稱諸侯作西畤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平王以前未之有也記禮者以為成王賜之以康周公按衛祝鮀之言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以昭周公之德予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官司彝器則成王命魯不過如此隱公考仲子之宮問羽數于衆仲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周公以為備物辭不敢受衛甯武子來聘燕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答賦曰諸侯朝正于王于是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假如記禮之言得用郊禘兼四代服器官祝鮀不應不及況魯行天子之禮久矣隱公何以始

問羽數闋何以辭脩肦之享甯武子何以致譏于湛露彤弓于以見魯僭未久上自天子之宰至于兄弟之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于成王之賜以自解楊慎云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為言猷訓之大無大于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況伯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于晉文公遠矣豈肯受之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偽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著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于桓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禘之僭始于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于僖也魯頌閟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

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于成王之賜益明矣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于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胡安國云楊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于僭僭莫重于祭祭莫重于地地莫重于天諸侯而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又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鄒忠胤云春秋書郊者凡九胡氏所謂因失禮之中又有失焉則書于策是也相沿至哀公時尚未明郊之說故其問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夫子對以冬至之郊主日配月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然則

魯雖僭郊而猶未敢全僭魯史諱之亦畧之終春秋之世不書用郊若見為嘗事云爾迨其後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則將并與冬至之郊僭擬之而明堂位亦言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此於龍旂承祀之義又有加焉世儒詆為妄作不知此正魯末造僭郊之實録而詭託之成王賜耳愚按平王使史角如魯諭止郊廟之禮事見竹書在平王四十二年與吕氏春秋言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者其事相合然則在平王之世魯實未嘗郊觀夫子作春秋始于隱公歴桓莊閔三君未有以郊書者及僖三十一年始書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而魯頌亦頌僖之郊然則郊之自僖始此其大據也夫自惠隱而下皆未敢用郊而僖何以敢淑為之葢嘗思之而得其故駉序云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

頌孔氏但見行父于文六年始見春秋而史克于文十八年始見左傳則以為皆文公時人而不知僖文相去甚近行父之父季文卒于僖之十六年行父為魯世卿雖幼當即嗣其位且僖在位三十三年而卜郊尚在三十一年意先是行父必曾請命于周而周天子許之故僖于是始郊而史克為之作頌序所謂請命作頌者正指郊而言而左傳偶軼其事正賴有此序以補其闕亦一快也又按孔穎達著左傳正義於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下有云魯僖公之時周王歲二月東廵守至于岱宗柴季孫行父為之請于周太史克為之作頌孔之此說必有所本今考僖公之時在周則惠王襄王而二王俱未嘗東廵惟僖公二十八年襄王有狩于河陽之事而僖公常朝于王所正在春秋書魯四卜郊之先乃始恍然悟曰行父之請在此時也以僖公欵從伯討遂為望國又謹守臣節再朝王所當亦襄王所心嘉者故攀伯得文請隧之

後因緣惠公前朝之請且小變其說曰我不敢當長至之郊以上儗于天子但期得行祈穀之郊畧表異于諸國而已宜襄王之重違其意而遂曲狥之也然則謂魯郊始于僖公信矣若夫馬氏謂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祀周公於周公廟得用禘禮者此其理尤確然禘乃王者之大祭禮大傳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魯將安禘豈信禘文王乎竊疑祭統所云大嘗禘者乃謂于魯太廟嘗祭之時而倣周天子禘祭之禮故名之大嘗非謂魯有大嘗又有禘也觀祭統升歌清廟等語與明堂位言以禘禮祀周公者一一相合其曰六月者據夏正而言正周之八月而閟宫之頌亦第言嘗而不及禘則魯祭但用禘禮而非實有禘祭可知已若春秋書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亦是僭祀莊公以王者大禘之禮莊公自立廟未喪畢而吉祭故春秋以為譏此詩末章所言新廟即此廟也莊于僖為禰因言郊而及大嘗矣

又附及禰廟雖似節節修言其盛而皆有深剌之意存焉曰是饗是宜隱然譏其不宜也曰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隱然譏其未必福也曰萬民是若隱然譏其不為萬民所若也不以頌而以規抑亦可謂良史乎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灰韻亦叶支韻謨悲翻赫赫姜嫄其德不回灰韻亦叶支韻乎為翻上帝是依叶支韻魚羈翻亦叶灰韻烏回翻無災陸德明本作灾云又作菑無害彌月不遲支韻亦叶灰韻陳回翻是生后稷職韻降之百福叶職韻筆力翻蘇轍本自章首至此為第一章黍稷重穋說文作種陸本作種穋叶職韻錄直翻陸本說文俱作稑植穉菽說文豐氏本俱作尗麥叶職韻訖力翻奄有下國職韻俾陸本作卑民稼穡職韻有稷有黍語韻有稻有秬語韻奄有下土纘

禹之緒語韻蘇本自黍稷起至此為第二章　賦也孔穎達云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于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縣也閟說文云閉門也朱子以為深閉也宫亦廟之稱閟宫孟仲子曰是禖宫也禖義見生民篇按春秋元命苞云姜嫄遊閟宫其地扶桑履大人迹生稷然則此閟宫乃帝嚳時之禖宫禋祀之處也侐說文云靜也當未郊禖之時則無人至其處故其宫門常閉而清靜也實華而不實之實謂草木之實也枚伐其條枚之枚說文云榦也徐鍇云自條而出也閟宫在郊其地林木蓊欝故有實有枚緯書所謂其地扶桑是也重言之者見其非一樹也赫赫鄭元云顯著也姜嫄解見生民篇其德不回者鄭云其德貞正不回邪也依朱子云猶眷顧也上帝是依者嚴粲云天用是憑依其身使之有子也無災無害義同生民篇彌月即誕彌厥月之義孔云家語執轡篇大戴禮本命篇皆云人十月

而生此云彌月不遲故知終人道十月而生子美其不遲晚也后稷解亦見生民篇降說文云下也曰百福者稷以種植封是降之百穀即降之百福也先言黍稷后言菽麥者立言之序與七月篇同種穋稙穉則諸穀皆有故概括之其中也重本作種穋亦作稑解見七月篇稙說文云早種也穉說文云幼禾也賈思勰云二月三月種者為稙禾四月五月種者為穉禾重謂埶之遲者穋謂埶之疾者稙謂種之早者穉謂種之晚者奄說文云覆也奄有下國朱子云言封之邰也俾說文云使也種曰稼斂曰穡俾民稼穡者謂教天下之人皆知稼穡也古人五穀特重黍稷然上文先言黍此先言稷彼以所屬五行相生之次為序此則以種植先後之次為序稷為首種尚書考靈曜有云月中星鳥可以種稷是一歲之初所先種者惟稷也稻解見鴇羽七月篇秬解見生民篇稻秬乃穀之嘉者承上文言俾民稼穡者不時有稷有黍而已又有嘉蔬之稻黑黍之秬皆使人徧種

之也奄有下土者輔廣云指教民稼穡之事而言也使天下之民皆得以稼穡于其土地則是后稷奄有其土也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國辨其九穀之數揚州荆州其穀宜稻青州其穀宜稻麥雍州冀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注黍稷稻也兖州其穀宜四種注黍稷稻麥也豫州并州其穀宜五種注黍稷菽麥稻也所謂奄有下土也纘說文云繼也禹與稷同時為舜臣緒本絲耑之名事業之有端可尋者亦謂之緒禹平水土後有稷播百穀而後民得粒食若無稷則禹雖平水土何益于民是禹未竟之緒賴稷而纘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音泰後同陽韻居岐之陽韻實始翦說文作戩商陽韻

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語韻致天之届于牧之野叶語韻上與緒

無貳無虞上帝臨女音汝後同語韻敦商之旅語韻豐本此句在克咸厥功下

克咸厥功毛鄭本自后稷至此為第二章蘇本作第三章王曰禮記注作謂叔父麌韻建爾元子俾侯于魯麌韻大啟爾宇麌韻為周室輔麌韻朱傳自后稷至此為第二章乃命魯公東韻俾侯于東韻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叶東韻讀如融余中翻蘇本自王曰至此為第四章賦也大王距后稷不知幾代其世次莫能詳也翦

通作揃說文作戩其義皆訓滅也朱子云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陸化熙云興隆在周則凌替在商故云實始翦商言其勢非言其志也胡廷芳云愚讀詩至大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言之大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太王不但不出之于口亦決不萌之於心將以

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緜洪豈有一毫覬覦之心哉議者乃謂大王有是心太伯不從遂逃荆蠻是大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魯謂大王之賢反不逮之乎曾鞏云大王去邠居岐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翦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寖熾之由故曰翦王迹所謂纘始翦商者殆因翦王迹之語言之過耳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即書所稱文考文王克成厥勳予小子其成厥志之謂也致說文云送詣也屆說文云極也致天之屆以商家之天命言天命窮極于商故武王有牧野之舉所以致天絕商之意于彼牧野也徐光啓云紂惡苟有絲毫未稔天命苟有絲毫未絕則武王無絲毫變節之意惟到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興矣即此二字形容武王順天應人之意已盡無貳二句武王誓師之辭也無通作毋戒之也貳者不一其心之謂虞通作慮憂疑之意臨猶云眷顧也女指凡在行間之羣臣及諸侯也亂

臣十人諸侯八百皆一意伐商者然苟有成敗利鈍之虞則未免貳其心矣赫赫帝天臨之在上必眷顧于汝師至必克勿復有他慮也敦說文云怒也商之旅即大明篇所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者克能也咸說文云皆也悉也以勞定國曰功言此怒商旅之來迎敵者既開誓辭之後人人鼓鋭而能皆有其功時周公亦從征曰克咸厥功所以為受封張本也王成王也爾雅云父之晜弟後生為叔父白虎通云不名叔父者親與已父有敵體之義也建鄭云立也元毛云首也元子謂伯禽也漢書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子父俱延拜而受之俾侯于魯命為魯侯也啓通作居說文云開也宇毛云居也爵之為侯則伯子男出其下矣大開其居非七十里五十里可等倫矣為周室輔見與國咸休之意白虎通云諸侯始封爵土相隨者何君子重德薄刑賞宜從重鄭曉云魏莊渠嘗言魯始封乃伯禽非周公也蓋據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故云此直述魯之有侯

自伯禽始耳周公以親以功封魯侯留王朝不會至魯故伯禽嗣侯于魯豈有武王大封功臣兄弟之國十四人康叔少弟尚已封衛周公四弟又開國元勳乃不封直至成王始封乎王曰叔父是成王稱周公也必武王時伯禽尚少留侍世子至世子即位後而遣之之國伯禽決非始封之君按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于少皞之墟是封魯在武王世書大傳云周公封以魯身未嘗居魯也公羊傳云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何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白虎通云周公不之魯何為周公繼武王之業也乃命魯公即建爾元子事上示其意此則實以命也東鄭云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于東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山川謂境內之山川也方一里為一井地方百里者積田萬井自是而上可以類推所謂錫

之土田者也孟子云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陳祥道云民功曰庸謂之附庸以其有所附然後有功于民也嚴云賜之以小國之附庸使四鄰小國附屬之李氏云顓叟魯之附庸也春秋之時有邾國亦魯之附庸也愚按須句亦附庸徐云山水使主其祭土田使有其賦附庸使廣其封邑左定四年萇宏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封于少皞之墟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紙韻龍旂承祀紙韻六轡耳耳紙韻春秋匪解音懈享祀不忒職韻皇皇豐本作天后帝皇

祖豐本作王后稷職韻享以騂犧支韻亦叶歌韻桑何翻是饗路史作享是宜支韻亦叶歌韻斗何翻降福既多歌韻亦叶支韻章移翻蘇本自周公至此為第五章周公皇祖叶語韻讀如咀在呂翻亦其福女語韻朱傳自乃命至此為第三章賦也莊公名同桓公子在位三十二年朱子云莊公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掇序以此詩為頌僖公而魯郊以僖三十一年始見春秋則其為指僖公明矣僖公名申閔公庶兄也為周公十世孫龍旂四句乃下文郊嘗二事之總冒龍旂承祀魯公倫儀衞以往祭所也孔云承者奉持之義鄭云承祀謂親祭事也祀說文云祭無已也有春郊又有秋嘗是無已也曹氏云司常言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之僖公雖借郊天之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建太常猶不敢全借天子禮也而明堂位乃曰魯

公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常祀帝于郊則又過矣按徐幹中論亦云魯以龍旂九旒祀帝于郊鄭云四馬故六轡也耳耳朱子云柔從也春以郊言於夏正為正正月於周正為三月秋以嘗言於夏正為六月於周正為八月郊則配以后稷嘗則祀周公廟以天子之禮樂此二者皆魯祭之盛禮故特舉之也按左傳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明堂位言魯君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而家語載孔子謂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然則魯郊固在夏之孟春矣匪通作非解通作懈說文云怠也謂勤行其事而不敢怠也夫魯以僭禮為樂固宜其勤行之也享說文云獻也忒說文云更也其儀其物各有一定之禮不更變也皇說文云大也李氏云皇皇大之至也孔云后君也以天者尊神故謂之為君也左文二年引此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李氏云先天而後稷固足以為禮然不知諸侯而用郊禘果可以為禮

乎萬尚烈云僖與齊桓同時皆有功周室恃功而僭禮王室其衰方賴諸侯以僅存無敢問其非禮此夫子所以歎之也費震云自伯禽至莊公十七世未聞有郊天者僖公三十一年始卜郊郊而卜不從繼此若宣若成若定欲郊則牛輒傷禮之不可僭神之不歆其祀如此諸儒論辨俱詳在本篇小引下騂赤色犧毛云純也謂赤色之純者董仲舒云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孔云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今魯亦享騂犧是與天子同也饗猶嚮也祭義云饗者鄉也宜說文云安也羅泌云非天子而郊天抑何典耶曰是享是宜則魯顧以享帝為宜而不知其非矣趙士會云魯以諸侯僭天子之祭似覺不宜曰宜者詩人之微詞也皇祖鄭云謂伯禽也孔云以周公皇祖之下即云白牡騂犅騂犅是魯公之牲故知謂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下故以為二人上文皇祖在后稷之上且上與皇皇后帝連文則是配天之人故

知上文皇祖即后稷也言非徒天與后稷降之多福周公與伯禽亦將福汝僖公矣愚按言此以起下章秋嘗之事季本云郊后帝而配以后稷用騂犧之享恐天恐其禮之咸而不以為宜也則必無福故言天亦降福以見未厭魯德之意天既以魯郊為宜而饗之則周公皇祖文安得而不畀之福哉此則詩人之微詞也

秋而載嘗陽韻夏而楅衡叶陽韻戶郎翻說文作設共楅衡白牡騂剛陽韻公陽傳作㭊犧尊將將叶陽韻資良翻毛炰胾羹叶陽韻盧當翻豐本作鬻籩豆大房陽韻萬舞洋洋陽韻豐本此句上有鐘鼓喤喤一句蓋因朱子有疑脫一句之語而偽益之孝孫有慶叶陽韻虛陽翻俾爾熾而昌陽韻俾爾壽而臧陽韻保彼東方陽韻魯邦是常陽韻光廟諱不虧不崩蒸韻不震不騰蒸韻

三壽作朋〔蒸韻〕如岡如陵〔蒸韻毛鄭本自王曰起至此為第三章朱傳自秋而起至此為第四章蘇本自周公皇祖起至此為第六章今按崩騰岡陵與下文乘縢俱是一韻於此斷章非也〕公車千乘〔蒸韻〕朱英綠縢〔蒸韻〕二矛重弓〔叶蒸韻姑宏翻〕公徒三萬貝冑朱綬〔叶蒸韻息稜翻〕烝徒增增〔蒸韻〕戎狄是膺〔蒸韻史記作應〕荊舒〔史記作荼〕是懲〔蒸韻史記作徵〕則莫我敢承〔蒸韻〕俾爾昌而熾〔寘韻〕俾爾壽而富〔叶寘韻香義翻〕黃髮台背壽胥與試〔寘韻〕俾爾昌而大〔泰韻〕俾爾耆而艾〔泰韻〕萬有千歲〔叶泰韻與艾翻〕眉壽無有害〔泰韻毛鄭本自公東至此為第四章朱傳作第五章蘇本作第七章〕

賦也載毛以為則也鄭云始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

二義皆通時祭之名自殷以上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至周公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為祠以禘為大祭據禮記言魯有郊亦有禘今讀此詩惟曰秋而載嘗而已可知明堂位所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者謂於嘗祭之時行天子禘祭之禮故亦以禘為名而先儒或言魯禘文王為周公之所自出者誤矣趙汸云明堂位言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而已初不言成王之賜有禘其所自出之禮也詳見本篇小引下夏正季夏六月於周為仲秋八月然考春秋凡書禘者二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此謂借用禘祭以為即吉之禮非祀周公之禘也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則正僖公之禘夫何以不用八月而用七月蓋徵諸襍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之禘獻子為之也獻子之意以天子用冬至郊天則夏至可以祀祖蓋欲尊祖與天相對然禘期雖改而終不敢改啓蟄之郊于冬至行

之者借竊已甚其心亦有所不安故也又按獻子雖與季文子同時而在僖公朝計其年尚幼則僖之改八月為七月未必因獻子之說特其後獻子曾有此論魯人錄此遂一仍僖公之舊終不改正故記以為七月而禘獻子為之耳楅陸元朗云逼也說文云以本有所畐束也衡說文云牛觸橫大木徐鍇云謂牛好牴觸以木闌制之也鄭云秋將嘗祭于夏則養牲楅衡其牛角為其觸觝人也按周禮封人職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鄭司農但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鄭元則謂楅設于角衡設于鼻如椵狀據此則楅衡是二物然以字義求之衡从角於鼻無涉則所云楅衡者但謂以衡楅牛使不得觸耳前義為允陳祥道云楅衡以木為之橫設于角楅之楅其角猶射之楅楅其矢也康成於詩合楅衡為一於禮離楅衡為二是自惑也愚按所楅之牛即下文白牡騂剛是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公羊傳云魯祭周公

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春秋繁露云張湯問董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對曰禮也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武王崩成王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于諸侯漢書武帝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楊慎云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爲而白其牲乎白者殷之色也宋之郊用之宜也魯人用之不宜也既不宜矣用之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謂曰宋無助于周而且郊可以魯而不郊乎于是郊宋之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爲解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愚按魯郊或始于僖公之世以禘禮祀周公舊以爲成王所賜事容有之觀其不用騂而用白則明微防漸之意當時未嘗不

存也而後之請郊其源亦濫觴于此用修之說不無深文然其論正矣剛當依公羊傳通作犅說文云特牛也特者牡特牛父也孔云白牡謂白特騂剛謂赤特也陳祥道云郊特牲之騂犢閟宮之騂犧此祀天之用騂者也旱麓信南山之騂牲閟宮之騂剛雒誥之騂牛此宗廟之用騂者也何休云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故從周制黃澤云此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於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于周公亦非有參文王為所自出之禮也其禘于羣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犧尊之制未詳明堂位云犧象周尊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云大和中魯郡于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尊為象形也二說未知孰是乃周禮既以犧為獻而漢儒又讀犧為娑故毛傳鮮犧尊云有沙飾也陸元朗亦云刻鳳皇于尊其羽形娑娑然而鄭司農則謂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

或曰以象骨飾尊愚按如此解犧去之更遠顧起元云
古者犧通為戲以其字音之相同戲或為獻以其字文
之相近娑沙同音犧之為娑亦如皮之為婆儀之為莪
犧尊將將之上文享以騂犧叶降福孔多一詩之中具
有顯證騂犧尚且音娑則犧尊之犧非緣酒尊而異其
音也知犧尊所以音娑則尊當為斗而鳳羽娑娑之說
非也又可知象尊為象而象骨飾尊之說非也蔡絛云
徽宗崇尚古器遂盡見三代典禮文章而讀先儒辭說
殆有可哂者其犧象二尊正如王肅所言全作牛象形
康成阮諶之說盡臆度耳將者奉持之義重言將將者
見其非一尊也按明堂位言以禘禮祀周公尊用犧象
此獨舉犧尊者犧文在象之上則犧當貴于象故言犧
以該之也炰說文云毛炙肉也孔云爓去其毛而炰之
也周禮封人職云祭祀有毛炰之豚胾說文云大臠也
孔云切肉也羹毛云大羹鉶羹也孔云以特牲士之祭
祀尚有大羹鉶羹故以此羹兼二羹也大羹謂大古之

羹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鉶羹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于登以大為名故不舉所盛之器也爾雅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陳祥道云籩有縢緣其實乾實豆若脰然其實菹醢大房所以載牲體者鄭云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其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孔云知大房玉飾者以俎豆相類之物明堂位說祀周公之禮云薦用玉豆豆既玉飾明俎亦玉飾也按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又云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俎用梡嶡此言大房者舊說謂斷木為梡橫距為嶡虞氏之俎斷木四足而已夏則加橫木于足中央為橫距之形椇枝多曲商于俎之足間橫木為曲撓之形若椇然房之制有戶閾周又設下跗于兩端若房然商之曲其足與三代異周之直其足與虞夏同故兼稱梡嶡者所以著大房之象明其同梡嶡之制其實本名大房非謂用梡又用嶡也房既以取象得名而毛傳乃鮮為半體之俎蓋本于

周語謂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殽烝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然既明言禘郊之事有全烝矣此固禘祭之禮也何得僅用半體乎毛氏之義於是疏矣萬者兼文武二舞之總名詳見簡兮篇即明堂位所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者武王以征誅得天下其樂名大武則其舞武舞也禹以揖讓得天下其樂名大夏則其舞文舞也洋洋水流盛大之貌故毛訓為衆多也言舞者衆多也左昭二十五年昭公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陳暘云於禮言犧尊籩豆則罍黄目雕篹之類舉矣於樂言萬舞則笙歌下管鑾夷之樂舉矣孝孫指僖公也慶說文云行賀人也故鄭訓為賜也言周公將于孝孫有所賜也其賜維何

自俾爾熾而昌至眉壽無有害皆其所賜之實也孔云作者喜其德當神明故設辭慶之俾爾熾二句是冒語熾說文云盛也月令注以爲炊也愚按字从火盖謂如炊氣之盛也昌說文云日光也熾以勢言昌以象言下文保彼東方六句言内安之福公車千乘九句言外攘之福所謂熾而昌也壽說文云久也以歷年多言臧說文云善也以攸好德言下文俾爾昌而熾四句結言好德之福俾爾昌而大四句結言多年之福所謂壽而臧也保鄭云安也魯國在東方故稱東方所謂俾侯于東者也内治克修外侮無虞是能保安彼東方則可以長有此魯國也虧本氣損之義爾雅以爲毁也崩說文云山壞也不虧不崩言土地無侵削也震爲雷人聞雷則驚懼故爾雅訓爲懼也騰者馬超躍之貌故毛訓爲乘也不震不騰言人心無動摇也曹氏云不虧如月之常盛不崩如山之常固不震如地之常静不騰如水之常平三壽謂魯邦與下文岡陵相並而爲三也先儒或以

為三卿然僖公之時三家未立此大誤矣公車者侯國
之兵車也諸侯於其國稱公千乘之制鮮有能明之者
先儒皆據司馬法及漢書言地方十里為井井十為通
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提封萬井除
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
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
是謂百乘之家同十為封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
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車千乘此諸侯
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然左傳子產言天子之地一圻
列國一同及王制孟子皆言公侯大國其田地不過以
方百里為限何從而有十同之廣三百一十六里之數
耶又考周禮地官大司徒及夏官職方氏之文皆言諸
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
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則又與左
孟王制諸書往往不合因再四尋繹而始悟其說王制
所言本是夏制以五等爵三等受地至殷變爵為三等

合于男從伯其地亦三等不變則白虎通詳言之武王克商復增子男爵其受地與夏殷同武成篇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齊魯之封皆在武王之世孟子所謂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者大都據初制而言賈公彥謂其時九州之界尚狹至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成武王之意遷大九州於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則周禮所云是也愚謂此說可信周禮一書乃周公所作使無其事不應筆之于書使非周公更定武王制度不應與左孟禮記諸書乖刺若此更以此詩公車千乘之制求之然後知周禮之果不謬而諸儒凡解千乘曾未有拈出者何也按大司徒職云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賈謂公受地廣稅物多但留半即足其國俗喪

紀及畜積之用以半為餘貢入天子其侯伯受地差少則其稅亦少故三分之二留自用以一分為餘貢入天子子男受地又少其稅轉少故留四分之三亦以一分為餘貢入天子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據此說則所謂其食者謂王食其土之入耳今即依此法以諸侯之地推筭計封疆方四百里為田當十六萬井除山林園囿城郭溝塗之類大率三分去一實當存十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井又三分之而貢其一于王尚餘二分應六萬六千一百零五井則留供本國之用者也以邱甸法合之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縣此積之則六百四十井出十乘六千四百井出百乘至六萬四千井即當出千乘矣此外所餘二千一百餘井尚當出車三十餘乘而經傳但以千乘之國為言者舉成數耳司馬法漢書求其說不得於是增同十為封一條以

求合于千乘之數而其實無此制也若明堂位謂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乃魯儒誇誕之辭果有之亦孟子所謂有王者起必在所損者至包氏注論語則直謂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夫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之邱者十六井也以十六井出一甸之賦然且不可今乃使十井出一乘其虐又過于成公矣而謂古有此制乎石介云三代以前爵有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地小易治也力弱易使也周公始斥大土宇廣其封公侯五百里伯三百里子男百里周之諸侯矜大而不服非諸侯之罪也失在周公也陳道祥云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汪克寬云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楚遠啓疆謂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叔向亦謂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

益于古可知矣循襲效尤遂至魯以秉禮之國亦增丘甲而不以為嫌也朱英鄭云矛飾也孔云清人云二矛重英故知朱英為矛飾蓋絲纏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也縢說文云緘也緘者束縛之義即小戎所謂竹閉緄縢者蓋納弓於閉以繩束之也孔云此朱英綠縢與二矛重弓兩句自相充配朱英是二矛飾之以朱染綠縢是重弓束之以綠繩所異者二矛各自有英飾二弓共束以綠繩耳二矛之矛指酋矛也矛有二等曰酋矛曰夷矛酋矛建于車夷矛則否此蒙上公車之文故知指酋矛也鮮見清人篇孔云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美其當戎狄懲荆舒則是征伐之明是酋矛而有二也弓亦載之車上者重弓毛云重于韔中也按小戎云交韔二弓義正同此鄭云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孔云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

以敢樂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
侯與楚戰于鄢陵左傳稱欒鍼為右使人告楚令尹子
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焉哀二年鐵之戰左傳稱
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禱云蒯聵不敢自佚備持
矛焉是右人持矛也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
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旣云左
右又别云御是御在中央也公徒兵車所統之步卒也
三萬三軍之數也按公車千乘是全舉一國之賦而言
至行師之時所用不過五百乘則三軍之衆盡是矣大
國三郊三遂計其衆可備六軍而要以備更番迭休之
用故軍制惟至三軍而止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
軍合甲士與步卒共三萬七千五百人此詩惟言公徒
則除甲士不在數内每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五百乘
當三萬六千人今舉成數而言故但云三萬也蘇轍云
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
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三軍而已李氏云天子之國不嘗

有六軍所用者惟六軍而已大國不啻有三萬公徒所用者惟三萬而已使舉國之人而盡用之則但可以一役苟不幸而敗則安得有人而復用之哉此天子之國所以止用六軍大國所以止用三軍也自伯禽以來已有三軍襄公所以作三軍者則以三卿專魯國之權分三軍以為已之賦故作三軍非是自襄公以來方有三軍也胡安國云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師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從于甸甲散于邱卒還于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冑毛云貝飾也孔云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冑謂兜鍪貝非為冑之物故知以貝為飾綅說文云綫也孔云朱綅直謂赤綫耳文在冑下則是甲之所用謂以朱綫連綴甲也烝者火氣上行之義故爾雅訓為進也增說文云益也進發步行之衆又有增益于公徒三萬之外者則重車之卒是也邱法每一兵車必配一重車兵車以戰重車以載輜重

既有五百兵車則有五百重車矣特駕兵車者以甲馬四匹故稱乘而駕重車者用牛十二頭故不得稱乘重車之卒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計重車五百復應得一萬二千五百人皆隨兵車而進故曰增增也膺通作應說文云當也荆荆州楚所封地舒孔云羣舒也楚之與國按左文十一年羣舒叛楚宣八年楚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十五年滅舒鳩路史云舒庸在舒城地理考云舒鳩今巢縣舒蓼在安豐縣今鳳陽府壽州境皆偃姓又路史有舒龍舒鮑舒龔所謂羣舒也懲說文云忩也周昌年云因其來而遏之曰膺謂當其強也聲其罪而討之曰懲謂忩其惡也承說文云受也莫我敢承者我之兵威赫奕非敵我者所能勝受也此皆祝願將來之語或指齊桓北伐山戎莊與其謀南伐荆楚僖列于會以為膺懲之實此全不得詩意戎在西狄在北荆楚在南獨不及東者魯東方之國下章始專言荒大東之事故於此略

之耳又按孟子兩引此詩一則曰周公方且膺之一則曰是周公所膺也因篇中有周公福汝之言則膺戎狄懲荆舒亦周公冥冥中之靈有以使之故云然非謂周公有是事也俾爾昌而熾者象日以昌期而勢日以熾盛也昌從熾而見今日固大異于前熾雖昌而來後日固有不但如今日而已者此先既言熾而昌而後復進言昌而熾也然此特過渡之語蓋結上內安外攘為下文祝壽臧二事發端後段言昌而大義亦倣此富說文云備也觀下文黃髮二語則此富為富有老成人也國無老成人以調元贊化則內必失民心外必開邊釁君雖壽其何能臧故先以信用老成祝焉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台背解見行葦篇壽胥之壽指老成人言上文黃髮台背是也胥猶皆也試說文云用也王安石云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黃佐云老成之足為國久矣僖公相季友任文仲而治業冠諸國然則此詩之頌其季友也夫其文仲也夫劉向新序云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

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而不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大者纖之極也者劉熙云指事使人也艾爾雅云養也方言云汝潁梁宋之間謂養為艾言使爾得其所使又得其所養也得所使則安佚得所養則強固所以壽也萬有千歲嚴云猶曰千歲萬歲也眉壽解見南山有臺篇害說文云傷也無有害者言雖至千萬歲之久而其眉壽之容猶如一日不至有傷損也又徐幹中論云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夫形體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時

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此雖非詩義然其理自正泰陸本作大說苑韓詩外傳俱作太山巖巖叶覃韻五甘翻亦叶鹽韻疑杸翻魯邦說苑作侯所說苑作是詹鹽韻亦叶覃韻多甘翻說苑風俗通韓詩外傳豐本俱作瞻

奄有龜蒙東韻遂荒爾雅作憮大東韻至于海邦叶東韻悲工翻淮夷來同東韻莫不率從叶東韻麤叢翻魯侯之功東韻毛鄭自泰山起至此為第五章朱傳作第六章

保有水經注作其鳧繹陌韻陸本作嶧遂荒徐宅陌韻亦叶藥韻他各翻至于海邦淮夷蠻貊陌韻亦叶藥韻末各翻豐本作貉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豐本率從作來格莫敢不諾藥韻魯侯是若藥韻毛鄭自保有起至此

為第六章朱傳作第七章天錫公純嘏叶麌韻果五翻眉壽保魯麌韻居常鄭玄云或作嘗豐本作嘗與許叶麌韻火五翻復周公之宇麌韻魯侯燕喜紙韻令妻壽母有韻亦叶紙韻姆鄰翻又叶麌韻滿補翻宜大夫庶士紙韻邦國是有叶紙韻羽軌翻既多受祉紙韻黃髮兒字書作齯齒紙韻蘇本作第八章毛鄭自天錫起至此為第七章朱傳作八章　賦也魯之封雖以周公而始至魯者伯禽則伯禽因開基之祖也此章述伯禽造魯之功欲僖公追美于伯禽也蘇云泰山齊魯之望也龜蒙鳧繹魯之四山也其餘則其東南勢相屬可以服從之國也史記云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一日岱宗周禮職方氏兖州山鎮曰岱山是也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北五里巖高貌古以殿旁高廡為巖廊亦謂其高也詹通作瞻廣韻云仰視曰瞻民具爾瞻人民

所瞻皆此義也奄說文云覆也大有餘也龜蒙二山名一統志云龜山在兖州府泗水縣東北五十里春秋龜陰之田在其北今屬泰安州蒙山在兖州府沂州費縣西北七十里居魯之東一名東山孟子所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是也地理志云顓臾國在蒙山下孔云龜蒙在魯地故言奄有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言所詹見其不全屬魯也愚按奄有龜蒙語意當連下看龜是魯山蒙雖在邦域之中然顓臾主之自龜而蒙以漸及于大東化愈推而愈遠也遂者繼事之辭荒說文云草淹地也爾雅以為奄也愚按猶言延亘及之也大東猶云極東也孔云大者廣遠之言地之最東至海而已大東之下即云至于海邦言其極盡地之東偏也季本云極東近海之國如萊牟之類是也萊牟與淮夷相近萊牟服則淮夷同而諸夷莫不率從矣陸化熈云荒字中有綏懷戡定在內故下文曰魯侯之功來同言同心而歸無攜貳也率相率也當通作衛從者變桀驁而效順也魯

侯指伯禽也後放此伯禽初受封之國者故以魯侯稱舊說皆以為指僖公今按下文言天錫公純嘏而又曰魯侯燕喜明公與魯侯非一人也彼公則指僖公也功以服遠言鳧繹二山名繹通作嶧一統志云鳧山在兖州府鄒縣西南五十里連魚臺縣界嶧山在鄒縣東南二十五里按鳧繹皆鄒地鄒古邾國嶧山亦名鄒山左傳邾文公遷于繹宣十年伐邾取繹即此嶧也京相璠云繹邑依嶧山為名水經注云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嶧孔邾本魯附庸國至孟子時魯穆公改曰鄒此詩言保有鳧繹者謂能保有附庸之國不為强大所吞併不獨奄及東蒙而已徐宅謂宅于徐州之地者即徐戎也伯禽于成王元年始就封于魯於時徐州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為寇伯禽率諸侯征之故書有費誓之篇此詩所詠即其事也李見羅先生云魯侯封於曲阜其時土田陪敦與徐淮實壤接世為封

境憂故伯禽至不避三年之喪祖兵革以開東郊之難後之子若孫世仰其功故爲臣子者亦以此致君之祝

孔云東方曰夷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戎夷帝王之所羈縻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錯雜居九州之内漢時内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也至于海邦與前至于海邦義同時彼即以荒大東爲至海邦此則先懸荒徐宅而後至海邦徐宅在内海邦在外也蠻貊南夷又自淮夷而推言之兩曰莫不率從其所包者濶矣淮夷在東貊在東北方蠻及南夷在南皆與魯相近者諾說文云譍也遵號令聽約束之意若順也遠人來服則魯侯於是從而順其情以撫安之也或以此兩段皆是詠僖公考春秋凡僖公自主兵者不過伐邾敗莒之類皆小國也伐楚伐鄭則齊桓主兵僖公特從之耳今所言荒大東荒徐宅淮夷蠻貊率從鑿鑿可聽如是僖公曾有是事否乎或又謂春秋僖三十一年書卜郊不從免牲猶三望

鄭玄謂三望者海岱淮也此詩言泰山言海邦言淮夷疑即據三望而言也夫三望之禮在郊祭之後今此文乃在嘗祭之後則其非三望明矣天錫以下祝嘏傳公之詞也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純之爲全音之近也嘏徐鍇云大遠之福也無福不有乃稱純嘏下文眉壽以下皆是也眉壽承上章而言人惟壽可以享福故以壽始終之保保魯者保守先世之土地不使其有所失也居謂據而有之無游移而他屬也毛云常許魯南鄙西鄙孔云常爲南鄙許爲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鄭云常當作嘗在薛之旁春秋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是與曹氏云漢地理志魯有薛縣而齊孟嘗君食邑于薛則嘗先當屬魯今按嘗不知何時爲齊所併經傳無文莫能詳也愚按管子小匡篇云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常潛二地名當即此常也常先爲齊所併故欲僖公復之正不必破常爲嘗耳然常齊語又作堂而其地不知所在定是通

作棠春秋隱公觀魚于棠會戎于潜其為此二地明矣許鄭云許田也許田近許之田括地志云在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其中左傳隱八年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杜預云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别廟孔云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于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與鄭易之朱子云常許皆魯之故地見侵于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殷大白云願其如此亦以諷也復說文云往来也已去而又還之謂宇即大啓爾宇之宇燕通作宴說文云安也僖公能光復周公所啓之宇則伯禽造魯之功于斯不墜其在天之靈必燕安而喜樂也令鄭云善也令妻者使其妻有令問謂聲姜也壽母者使其母享高年謂成風也按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傳以為致哀姜鄒忠胤非之謂哀姜淫惡義與廟絕見殺于齊桓至是且九年何為其復致

漢人於既廟食之呂雉猶不難以義黜之而配薄太后於高廟曾謂魯人之見顧不及此乎穀梁以為成風其説與劉向同而孫明復從之蓋成風為妾母初年未經廟見故于禘廟而因以致之為後日祔廟張本其稱致夫人猶後世之上尊號也然則成風位號已素定于生前所謂母以子貴故春秋異日薨之于其葬也而小君之不誣耳或謂此夫人乃僖公妻姜氏即後之會齊侯于陽谷者公羊傳僖二十年西宮災何休註云僖公為齊侯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則竊意夫人即聲姜而前此不書納幣逆女者以原非正配也趙子常疑聲姜是僖為公子時所娶故婚禮不見于經今觀何休以齊媵為嫡之説或僖公先是所娶元妃已卒於未為君之日聲姜乃其繼室如惠公之聲子或僖公未有伉儷先畜嬪御聲姜抑如莊公之孟任或聲姜與楚女本俱媵妾而後之升壓異或僖為公子時已娶楚女及即位後見脅于齊不敢正其

夫人之號又不欲遽以聲姜爲嫡故遷延至是而後致歟蓋自屈完受盟齊已帖楚一棲固莫能兩雄矣春秋時諸侯以妾爲妻者比比齊桓特爲申此禁然伯者假之且不能自守其禁縱未嘗脅魯安能使魯之不犯哉禘而致者昔未廟見今乃廟見也其後哀公欲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宗人釁夏對無其禮蓋不欲引僖之禘致以逢君耳至所謂自桓以下娶于齊亦止言其大槩若昭公則娶吳矣襄定哀之元妃經亦不著其何氏安在所娶之盡齊姜則安必聲姜之爲正娶也者故以致夫人屬聲姜二說皆是也以閟宮之詩證之詩傳曰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賦閟宮夫此正春秋禘太廟致夫人之年也今觀閟宮之八章云令妻壽母以妻與母疊稱當時婦姑必同與廟祭兼致崇號春秋若止書用致夫人風氏則遺其婦若止書用致夫人姜氏則遺其姑若併書用致夫人風氏姜氏則並妻于母尤覺不倫况成風及聲姜前此素未嘗爲夫人安得遽稱夫人其

氏若書致某氏為夫人則某氏之上又無書母書妾之法故第駁之曰用致夫人初若不知為誰氏也者於是益知春秋書法之精融也然則致夫人禮歟曰其致成風不失為母以子貴所謂禮以義起變之正也其致聲姜以勝于中宮之位則斷非禮也一言而曲直交寫孰謂春秋可以例測哉愚按鄭氏之說辨矣所引詩傳雖未足盡信而詩人之頌不但及母而且首舉其妻則當時僖公之致意于成風與聲姜者可知已成風薨于文四年聲姜薨于文十六年距僖公三十一年卜郊時兩人尚無恙也故詩人及之朱子云閔公八歲被弒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為僖公無疑也宜即所謂惠于朋友不得罪于巨室者大夫兼卿而言庶士謂上士中士下士樂記云武王克殷庶士倍祿說苑伊尹云列云所以參大夫也邦國是有即所謂自今以始歲其有者以僖公閔農重本故云然以上復故地慰先靈自家庭而廟庭以至于邦國無不

迓休襲慶者僖公之受福如此則可謂已多矣而始終所最重者欲公永年以享之為黄髮為兒齒與眉壽同顯其奇是為快耳兒齒陸元朗云齒落更生細者鄭云亦壽徵也黄佐云或問此詩之頌禱僖公拳拳于壽考不一而足何也曰可以見詩人之情也入春秋以來隱及于鍾巫桓乘于彭生般賊于圉犖閔戕于卜齮弑逆踵繼其來甚矣國人飲恨尚未舒也故此詩拳拳以壽考為言其所以望于僖公者無非欲其以獲東為戒云耳或者乃謂魯欲誇詡專以諛辭溢美例之抑孰知其忠君愛國之意溢于言表耶厥後僖公在位三十年而春秋書曰乙巳公薨于小寢則詩未為無所助也

徂水經注作岨來水經注作崍又作徠之松新甫之柏陌韻亦叶藥韻卜各翻是斷是度叶陌韻直格翻亦叶藥韻達各翻是尋是尺陌韻亦叶藥韻勑略翻松桷有舄陌韻亦叶藥韻他各翻徐邈讀路寢

孔碩陌韻亦叶藥韻新獨斷禮書俱作寢廟奕奕陌韻亦叶藥韻弋灼切周禮注作繹繹

奚斯所作藥韻孔曼且碩見上萬民是若藥韻毛鄭以爲第八章朱傳作第九

章　賦也前頌僖公郊天禘祖之事已畢此則備言其禰廟也禰廟者莊公之廟何以知其為莊公之廟以新廟奕奕奚斯所作二語知之郡縣志云徂來山亦曰尤來山水經注云徂來山今猶有美松亦曰龍踈之山赤眉樊崇保此山自號尤來三老一統志云在濟南府泰安州東南四十里後魏志云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按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林兆珂云史記松柏為百木長也而守宮闕故斯干美宣王考室曰如松茂矣閟宮美修廟曰徂徠之松新甫之栢殷武祀高宗曰松栢丸丸陸燧云松栢就已取者言山將指庭之地耳斷者以刀鋸截于所生之處度者以繩墨量其所用之宜小爾雅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

也前漢書云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尋取其長者尺取其短者桷說文云榱也秦謂之榱周謂之椽魯謂之桷劉熙云桷确也其形細而疏确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榱在檼旁下列衰衰然垂也舄通作寫說文云置物也按置者舍置之義謂舍而去之也禮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注訓寫謂倒傳之是也或加水作瀉考工記以澮瀉水義與此同然說文無瀉字但當作寫耳屋之有桷其形斜長首高而末低所以寫雨水故曰有舄也路寢毛云正寢也孔云路正也大也以君之正寢故以大言之愚按此即指廟之正室言非廟後之寢也孔甚碩大也舉路寢之大則廟規制之大可知矣新廟新作之廟也舉全廟而言路寢亦在其內按春秋成三年新宮災穀梁謂新宮者禰宮也與此新廟同義奕說文云大也重言之者太廟大矣新廟與之並大是奕奕也此以著新廟之踰制也奚斯公子魚也曰作者鄭云教護屬功課章程也

孔云謂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工役課其章程而已非親執斧斤而為之也按左閔二年共仲使卜齮賊公于五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公羊傳亦云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繇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據此二傳則奚斯乃慶父用事之人故及其事敗而乞憐求生他人不使而獨使奚斯為之請奚斯知魯之必殺慶父也哭于南涘不忍反命有孤兔之感焉不知慶父死後魯何以處奚斯雖于傳無所見然成季當國其必不用慶父用事之人可知也而謂奚斯作廟乃在僖公之時乎愚深疑之且作宗廟國之大事也春秋無不書之理如謂是修舊廟故不書則詩言新廟又

言奚斯所作其非修舊廟可知也惟閔二年書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預謂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服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于太廟故詳書以示譏愚讀此乃始恍然悟曰此奚斯所作者即莊公之廟也莊公薨慶父賊子般而立閔公此時慶父實主魯國故以作廟任奚斯而必極其壯麗以自解其弑逆之惡莊公既自立廟故行禘禮不于太廟春秋書曰禘于莊公則明著莊公之新有廟矣莊公者閔公之父亦僖公之父也僖公見奕奕之美徒謂典祀可豊于昵而不顧其出于慶父亂人之制也仍舊貫而不改故詩人于此侈言之正所以深累僖公耳此義不明而新廟之說紛紛錯出鄭以為新姜嫄廟也夫然則不當汎及大王以下毛以為新閔公廟也夫然則不當汎及周公以上朱子初說但以為魯之羣廟而已則於詩辭益無關涉而或泥篇首宮之一字以訣其說謂公羊傳有曰

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閟宮正羣廟也豈知閟宮乃帝嚳時之祺宮有緯書及孟仲子之說足據且詩人唱首第從姜嫄故事敘述其語意瞭然明晰殆無復可擬者或又以為修周公廟謂春秋中凡用民力於所不當為必書獨不錄閟宮之作則謂此為當作耳夫春秋一書有褒有貶果譏于修廟當亟褒之不宜没其善也或更謬指為僖公廟今觀詩中滿篇皆祝頌之語則僖公尚未薨也豈真僖公自立廟預為後日烝嘗地如漢文帝顧成廟之為乎亦無稽甚矣至于廟為奚斯所作第謂董其工役而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魯采于孔氏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序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後漢書曹褒傳云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注引韓詩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即揚雄法言亦曰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皆主作頌為言耳食如此大足怪詡曼說文云引也毛云長也路寢孔碩奚斯翔之今僖公一仍其舊不復變革自此引之

世世此孔碩者當與太廟相為悠久故曰孔曼且碩蓋剌之也萬民是若言萬民皆心順其所行以為合理也然魯國之大豈無一二知禮者蓋不滿之微辭

閟宮六章一章十七句一章二十一句一章十三句一章三十三句一章二十六句一章十句子貢傳申培說皆列之魯風今按左傳孟子引此詩俱以為魯頌則魯頌之名舊矣而謂魯第有風無頌可乎惟諸儒分章頗有不同毛鄭作八章第一第四章章十七句第二章十二句第三章三十八句第五第六章章八句第七第八章章十句朱傳作九章前五章章十七句謂內第四章脫一句第六第七章章八句第八第九章章十句蘇氏則分為九章第一第四章章九句第二章八句第三章十二句

第五章十一句第六章十八句第七章十七句第八章二十六句第九章十十句今更定章句如右雖長短不齊㢟幾于經文語脉有合焉耳三百五篇之中以一百二十句成篇者僅見于此又吴澄云公車千乘至則莫我敢承考其意為周公魯公說簡編錯亂當與土田附庸為連文蓋成王命周公建元子于魯錫之以山川土田附庸有千乘之賦有三軍之衆使之膺戎狄懲荆舒也不然孟子引此詩何以云周公膺之乎金履祥因之謂此詩有錯簡當以孫子為正第一節說姜嫄后稷第二節說大王文武第三節當說周公之功而今詩但言封周公之子凝下文公車千乘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當是第三節言周公四征不庭伐淮戡奄之功周無徐州故淮夷為荆州之界而舒今在淮西也第四節始及王曰叔父至乃命魯公第五節方說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方頌僖公第六

節說淳祀降神而俾爾之祝以類相從皆祝頌之辭如此則孟子之時詩未錯簡而孟子所引正周公事也黃光昇著讀詩蠡測據此說遂易置經文次序今按吳澄以周公封魯有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足爲他日膺戎狄懲荆舒之用以合于孟子之說猶爲近之金直以此當周公伐淮踐奄之事則公車公徒非周公當日所用不可通也經文雖長篇繁辭而細按之實井井有條無庸更置若豐坊魯詩世學本則謬託之石經于籩豆大房下增鐘鼓喤喤一句以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接孝孫有慶之下以泰山巖巖至黃髮兒齒接莫我敢承之下以俾爾熾而昌至如岡如陵接黃髮兒齒之下以俾爾昌而熾至眉壽無有害接如岡如陵之下以徂來之松一章接眉壽無有害之下蓋參用朱吳金三子之說變亂經文大是解事　序云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朱子謂此詩所謂居常與許

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又云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能修周公之屋宇也序文之謬如此予貢傳以為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頌之葢因春秋有八年禘太廟之文遂欲以此詩合之然果魯郊大典始于此時春秋不并書之何也若申培說則更異矣謂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寢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録也夫祀帝于郊以后稷配則作廟以藏后稷之主事容有之若魯禘之說但謂祀周公用禘祭之禮云爾而必依倣趙伯循之論以文王為周公之所自出既行禘禮必立其廟此特勦襲舊聞以意揣摩果何據耶且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孝惠桓莊曰四寢廟又立后稷文王之二廟以加于其上則已過于天子之七廟何魯廟如此之多而作是詩者居之不疑刺刺不休直如親

見其事者然即自覺其不倫則謂此詩非孔子所録夫孔子旣不録則何以載之于經亂道甚矣朱子但以爲僖公修廟詩人歌咏其事以爲頌禱之辭雖于詩意無所發明然猶不失君子闕疑之義

有駜魯僖公大飲烝也禮十月農功畢諸侯與羣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僖公行此禮其臣美之

序以爲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蓋君以禮燕臣臣以禮祝君謂之有道按豳風七月之詩曰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此諸侯之詩也其禮舉于十月與月令孟冬大飲烝之禮合故鄭玄以爲頌大飲之詩謂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而引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孔穎達云知大飲在太

學亦正齒位者以國君大飲與黨正飲酒皆農隙而為供教孝弟之道黨正於序學知國君於大學黨正飲酒為正齒位知國君飲酒亦正齒位也黄子道周云孟夏之酎則序爵于朝孟冬之烝則序爵于學所以正功德莫天地之義也其莫天地之義何也孟夏巳月乾卦也君子以自強不息迨暇飲酺所以示羣臣功能之等也尊尊而卑卑則天為政于上孟冬亥月坤卦也君子以厚德載物同位以齒同齒以位所以示羣臣同體之義也長長而弟弟則地為政于下故天者所以教敬也地者所以教讓也敬讓立而民不爭按古者凡養老皆在太學太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所以知此詩為飲酒太學者以振振鷺之語意之魯固有頖宮也所以知此詩言飲酒為孟冬大飲烝者以自今以始歲其有之語意之歲其有者有穀也所以知為頖僖公者以春秋于僖公三書不雨意之穀梁傳云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而言不

雨者閔雨也既而書六月雨穀梁云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胡安國云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又何休謂僖公飾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而百餘公精意感天不雲而得澍雨是則僖公之重農事如此此詩所以頌也于貢傳中間闕文但上有僖公二字下有克頌之三字則亦主為史克頌僖公之詩矣陳際泰云頌中多言僖公之事春秋十二公魯僖公賢焉春秋之義有因褒以見貶者前乎僖為代幾何也後乎僖為代幾何也獨舉僖公僖公賢也魯亡乎人之辭也按左文二年有事于太廟躋僖公夏父弗忌曰躋聖賢明也然則魯人之稱僖公為聖賢舊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陽韻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叶陽韻謨郎翻振振鷺鷺于下叶虞韻後五翻鼓咽咽陸德明本作淵淵後同醉言舞虞韻于

胥樂音洛後同兮結句三章同文不用韻賦而興也駜説文云馬飽也毛傳云馬肥彊也重言有駜者非一馬也觀下文乘字可見四馬為乘黄即駉篇有驪有黄之黄蓋以色為名僖公所乘也黄者馬色之最貴故周書諸侯初見康王亦皆布乘黄也夙夜以行禮之日言自旦至暮也或疑厭厭夜飲於禮有之不應兼夙然觀燕禮未飲酒之前尚有樂人縣射人告具及請賓命賓納賓等事自非夙興不辦豈謂旦即飲酒乎在公與七月篇躋彼公堂公字同義謂大學也燕饗盬讓之禮必於大學嘗上文乘黄而言則此在公指僖公在之也次章放此明明者明而又明賛美之辭若就燕飲之事賛之則禮教修明亦明明也振謂振羽也鷺鮮見宛丘振鷺篇毛云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按鷺居水澤中故辟廱及泮宮皆有之觀周頌言振鷺于飛于彼西雝則此魯頌之言振鷺其為泮水所有可知矣詩人即所見以起興以與燕者非一人故重言振振鷺也鷺

之下而就水猶賓及卿大夫之至而就席也下文自鼓咽咽至醉言舞乃合全禮之始終而言或以鷺下象舞亦通絶非如朱子持鷺羽以舞之說或又言鷺乃鼓精故漢有朱鷺之曲而隋樂志謂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鼓以鷺存其風流抑荒唐甚矣八音中獨舉鼓者大昕鼓徵所以警衆大學之禮也衆至然後飲酒也咽通作鞽說文云鼓聲也醉說文云卒也从酉从卒酉者酒也卒者各卒其度量不至于亂也言者語辭禮天子養老則舞大武諸侯燕賓則舞勺此言舞之文在醉之後當非如前所謂舞故鄭孔皆云至於無筭爵而醉則為君起舞以盡其歡是也于爾雅說文皆云於也本作亏象口氣之舒也胥通作疏疏者通也通者皆也故爾雅訓為皆也樂兼君臣而言有明明之君在上能盡禮以感其臣則臣樂之有醉舞之臣在下能盡情以歡其君則君樂之信乎其皆樂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韻有夙夜在公

在公飲酒有韻振振鷺鷺于飛微韻鼓咽咽醉言歸微韻于胥樂兮賦而興也乘壯即乘黃也黃以言其色壯以言其體在公飲酒者申上章之意言此日魯侯乘黃壯馬來在公所非有他事特為與羣臣舉行飲酒之禮也鷺于飛者鄭元云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此鼓咽咽與上章不同蓋奏陔時也按燕禮無筭爵無筭樂之後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大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遂出卿大夫皆出陔者陔夏也九夏之一凡夏以鐘鼓奏之鐘在先鼓在後故將歸復又聞奏鼓也歸者自太學公所而歸也時已入夜窮日之力不獨賓歸而君亦還宮矣不醉無歸欲盡歡也醉而即歸以禮節之也酒以行禮不繼以淫此之謂能樂

有駜

有駜駜彼乘駽叶霰韻黃絹翻夙夜在公在公載燕霰韻自今以

始紙韻歲其有叶紙韻羽軌翻君子有穀詒列女傳詒下有厥字孫子紙韻陸德明云歲其有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年者矣皆衍字也詒孫子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皆是妄加也于胥樂兮賦也前二章上四句主君言下四句則紀燕臣之事此章上四句主臣言下四句則述祝君之語騶爾雅說文皆云青驪馬也孫炎云色青黑之閒郭璞云今之鐵驄也按漢樂府云君馬黃臣馬蒼蒼者淺青也此詩特以黃騶相對為言其分屬君臣所乘可知矣然乘騶未必凡與燕者皆爾當是但據賓一人而言燕禮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為賓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燕義解之云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定而後行燕禮下文自今以始等語自是賓所致辭故知乘騶者賓乘也夙夜在公臣盡其敬也在公載燕表其遭遇之隆也自從也今今歲也孔云上言在公載燕因即據燕為今與將

來為始非以作詩為始也歲其有者毛云豐年也孔云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也君子指僖公也穀爾雅云祿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使歲歲豐登家給人足是即君子之享有天祿也詒通作貽說文云贈遺也曰孫子者世數無窮之辭本固邦寧則君子之有穀其餘慶足以及乎後人矣因是月農功畢行飲烝之禮而致其祝願如此皆就農事言也君以有穀為樂臣亦以君之有穀為樂是胥樂也一說穀善也謂以善道貽其子孫如禮下愛民皆是亦通

有駜三章章九句 朱傳但以為燕飲而頌禱之詞而不著其世蓋疑僖公之不足以當此也申培說與朱傳同而其篇次亦系之僖公之世然總之皆不能知其為何事而燕

駉 說文作驍又作駫 思魯伯禽之富也伯禽儉以足用寬以

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僖公思遵其法故命史克為之頌禮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季本云此詩非伯禽不足以當之愚按序以為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遵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說者多疑僖公在春秋時未為賢君不應有頌今觀序中首以僖公能遵伯禽之法為言則所謂儉以足用等語必是伯禽實跡名雖頌僖公實頌伯禽耳又按春秋書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廐言新者明先世設有延廐茲特取而重新之莊公者僖公父也意修舉伯禽牧政自莊公時已然至僖公時而馬遂蕃故經傳皆不以多馬美僖公然則此詩之為頌伯禽而非頌僖公又明矣左文十八年莒太子僕以寶玉來奔宣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必出諸境文子名行父正與史克同時然序所謂請命于

周而史克作頌者當在僖公之世說見閟宫篇小引下

駉駉牡毛鄭孔本俱作牧後同至定本始改作牡馬韻在坰說文作駉之野馬韻薄言駉者馬韻以上三句後章俱放此有驈有皇陽韻爾雅作騜有驪爾雅翼作麗有黃陽韻以車彭彭叶陽韻蒲光翻思無疆陽韻思馬斯臧陽韻賦也駉

說文云牧馬苑也重言駉駉者一苑又一苑也按周禮較人職云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牡說文云畜父也專言牡者較人職云凡馬特居四之一謂一牡可配三牝言牡之盛則其牝之盛尤可知也劉公瑾云騋牝三千駉牡十六種蓋各極其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坰地名郡縣志云坰澤俗名連泉澤在兗州曲阜縣東九里魯僖公牧馬之地按毛傳以坰為遠野考說文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

林外謂之坰是坰尚在野之外今曰在坰之野則於文理欠順當從郡縣志為長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注踐謂日中者春秋分也春分百草始繁則牧于坰野故日中而出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馬還廄故日中而入此言雖駉而就坰野當是在春分時也鄭元云必牧于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孔云以序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故知有避民田之義薄言者舉大畧之辭言畧舉駉中所有之馬也毛傳云諸侯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孔云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齊力尚强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章言田馬田獵齊足尚疾故云繹繹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駑馬主給襍使貴其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强徤也馬有異種名色又多故每章各舉四色以究之按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除駑而外

五馬皆稱良馬其邦國四種之馬周禮無文鄭元謂諸侯無種戎而有齊道田駑今毛傳言諸侯之馬戎田駑三者與王同其一但稱良馬未知於種齊道三者之中當居何等莫能詳也以愚意度之當是齊戎田駑四者蓋種馬駕王路非諸侯所用道馬駕象路於同姓非宜魯為宗國當有齊馬以駕金路至于戎路用戎馬則兵車所乘田路用田馬則田獵所乘下而駑馬以給官中之役此皆可與王同者又按夏官馬質職云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然則種齊道三者養馬所生有種而戎田駑三者第買以給官府之使原無種也買馬以佐種馬蓋古者畜馬之多端如此驈爾雅說文毛傳皆云驪馬白跨者郭璞云跨髀間也蒼頡篇云兩股間也爾雅毛傳云黃白曰皇孔云謂黃而襍白者驪說文云馬深黑色毛傳云純黑曰驪孔云月令孟冬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也黃者中央之正色舊說

皆本毛傳謂黃騂曰黃以爲黃色而又襍赤似不必從經但言黃而已無事益之以騂也此章言驈皇驪黃雖有四種其意乃專主驪黃二色而言驪黃皆馬之上色驈全身皆驪特跨間襍白皇大體是黃而微兼白色要之不失其爲驪黃也壯馬尤以驪黃爲貴爾雅所云驪牝驪牡以罕稱也有駜言乘黃矣而後乃實之以乘牡見牡馬之貴黃也然列子有云牝而黃牡而驪馬至果天下之馬也鄭玄注檀弓又云牝者色驪牡者色玄則牝馬固亦貴驪黃矣以車者以駕金路之車也諸侯之車當以金路爲首然則上文所舉四色之馬正周禮所謂齊馬耳彭通作騯說文云馬盛也盛者壯盛之盛孔謂有力有容是也以非一馬故重言之後放此又揚雄太僕箴云詩好牡馬牧放坰野輶車就牧而詩人興魯按輶車就牧之說恐未必然詩之言意祗謂其足以備駕車之用耳思無疆者承上文言伯禽輿衛之盛壯觀如此錄其經國有方規模廣大故欲後世子孫不爲近

小之謀思慮無疆亦如伯禽也臧爾雅說文皆以為善也稱驥以德所謂臧也思馬斯臧者思其馬如此之善則當思其所以致是者也後放此輔廣云夫人立心既遠則其所成必厚大凡富貴之事率非輕易浮淺者之所能致按伯禽牧事有成雖無所考而大畧見于費誓篇曰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汝則有常刑凡此皆國馬而非公馬然當臨敵之先其惓惓愛惜保護若此則其留意于牧事可知矣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支韻陸氏本作駓字林作駱有騂有騏支韻陸本作祺以車伾伾支韻字林作駓思無期支韻思馬斯才叶支韻讀如咍抽遲翻

賦也騅說文以為蒼黑色雜毛爾雅以為蒼白雜毛蒼者淺青也未詳孰是陸

佃云騅取騅之色今騅色在青黑之間亦在青白之間爾雅云黄白雜毛曰駓郭璞云今之桃花馬也孔云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與上云黄白曰皇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者異也騂說文云馬赤色也毛傳以為赤黄曰騂按周尚赤牲用騂是騂為純赤當從說文為正騏說文云馬青驪文如博棊也毛云蒼祺曰騏孔云祺者黒色之名蒼祺謂青而微黒今之驄馬也此四色馬以序推之當是戎馬項羽垓下歌云時不利兮騅不逝是騅為戎馬之證也秦風小戎篇云駕我騏馵小雅采芑篇云乘其四騏是騏為戎馬之證也檀弓云周人尚赤戎事乘騵騵者淺赤也淺赤猶用純赤可知是騂尤周人戎事所尚也惟駓無考以車者以駕戎路之車也伾說文毛傳皆云有力也孔云此章言戎馬戎馬貴多力思無期者言所思無期限也國雖安忘戰必危綢繆一不至而禍患及之矣可有不思之時乎上章曰無疆言其思無一處之不到故馬政亦其經

營之所及此曰無期言其思無一息之不周則所謂畜我馬以備不虞者自有所不能已矣才通作材說文云木挺也徐鍇云木勁直堪入於用者人之有才義出于此張文潛云斯臧良馬也斯才我馬也臧者言其德才者言其用陳於禮者尚德用於戰者尚才故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藥韻有駵有雒藥韻孔云定本集注及徐音並作駱俗本多作駁以車繹繹叶藥韻讀如藥弋灼翻崔靈恩集注作驛驛思無斁叶藥韻弋灼翻思馬斯作藥韻

賦也驒說文云青驪白鱗文如鼉魚爾雅毛傳皆云青驪驎曰驒郭璞云色有深淺班駁隱粼今之連錢驄也駱爾雅以為白馬黑鬣說文云馬白色黑鬣尾也韓詩及字林以為黑髦髦者鬣尾之謂廣雅又以為白馬朱鬣陸佃云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為駱蓋馬無分於黃白皆謂之駱若今衣脊絡縫故

曰駱也明堂位曰夏后氏駱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曰孟春駕白駱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詳見四牡篇騂本作騮毛傳云赤身黑鬣曰騮說文云赤馬黑毛尾也羅願云月令五時駕馬而騂處其二春蒼龍秋白駱冬鐵驪夏用赤騂中央用黃騂中央寓於季夏故所用物同而以色之淺深為之別也古者騂非所貴故淮南子曰騂駮不入牲以其犁也牲而犁且不可用而況天子法天象地為車服以順時而授民者而顧取之何也月令乃呂不韋所作秦人自其舊時固自言以水德王故冬之鐵驪以純黑應其德而蒼乃自其舊時水德所生又近於黑故不以為嫌至於夏之宜用騂中央之宜用黃秋之宜用翰皆與其服色違遠兩者不可無也故以馬體應時令而遴其鬣與所尚之德合者以厭之此其為秦說昭昭矣毛云黑身白鬣曰雒孔謂此義未知所出愚按雒乃烏名即鵋鶀也疑馬之色似之故以為名此章以車以序推之則駕田路之車也

繹者抽絲相聯續之義毛以為善走也孔云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言善走今按四色馬之中舊說以駱馬為善奔勞苦則其三可例觀也斁說文云厭也思無斁者言當思如伯禽之隨事勵精不可有厭倦作即易震卦為作足之作謂奮迅而動作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韻字書作鰢字林作䱷以車祛祛魚韻思無邪叶魚韻祥余翻思馬斯徂叶魚韻讀如諸專於翻賦也爾雅毛傳皆謂陰白襍毛曰駰郭璞云陰淺黑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陸佃云詩曰我馬維騏我馬維駱我馬維駰其先後與駉之序合則駰不如駱駱不如騏矣然是詩乃卒言駰者以明馬雖彌劣所以御之滋善爾雅毛傳又謂彤白襍毛曰騢彤者赤也說文亦謂赤白襍毛也字右施叚舊說謂色似鰕魚徐鍇謂色似霞郭云即今之赭白馬也按此馬前

五代宋時顏延之嘗為之賦則亦良馬矣驔說文即以為驪馬黄脊毛傳原本則云豪骭曰驔孔釋毛傳於豪骭下文增一白字謂骭者膝下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豪毛在骭而白長也按說文於騽字曰馬豪骭而無白字爾雅於驪馬黄脊者名之為騽不名驔也毛傳以說文之騽為驔爾雅以說文之驔為騽何二馬之相混若是俟博覽者正之毛傳云二目白曰魚郭云似魚目也羅云相馬之說曰馬目欲得黄又欲光而有紫豔若目小而多白則驚畏驚畏馬之大病故其序尤在後始者牧大驕黄之色純也侵至騅駓之間色以及於騂駱之不純不得已而及於驔魚之驚畏驔魚猶養之則其德之儉可知矣此有以見僖公之善牧馬也陸云言有驪有黄於前言有騂有魚於後每章愈下則以言至誠成物有加而無已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殆此之謂也愚按首章四馬惟驪黄二色次章則主青赤二色居多三章四馬皆是襍色四章則主白色

居多說文無祛字當通作驅鄭玄云策馬謂之驅以車祛祛者以駕給使之車可以策逐而行也思無邪者範我馳驅之謂祖說文云徃也御之有道習之有法故能變駑爲良而使之利徃如此是誠可思也鄭云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收馬使可走行也又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按今詩三百五篇然當正考甫未得商頌之時惟有國風及小大二雅周魯二頌而已除今商頌五篇恰足三百之數是知詩三百之云非兼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曰詩三百始終于周正謂此也其舉思無邪一言以蔽三百者孔子自表其刪詩之意贊凡作詩之人皆以無邪之思發之而爲詩故其所美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其所刺者足以懲創人之逸志雖似好色而不淫雖似怨誹而不怒是皆孔子所亟録也故他日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若使其思或邪則其言必邪當擯棄之不暇而又何贊列之于經以誤後

學乎明乎此則凡在三百之内者皆至正至嚴可法可戒之篇而朱子以為有淫奔自作之辭者謬矣聖人引此雖是斷章取義若合之駉頌本意則人心之有思其奔逸難制猶之馬也以無邪二字為之銜勒自有所範而不得騁矣聖人即執御可以見道獨區區使馬云乎哉

駉四章章八句 子貢傳惟有僖公二字申培說以為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朱傳亦云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繇其立心之遠皆祖述序語而誤者今按僖公雖頗能勤民然城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以楚伐齊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谷種種皆識而始卜郊又僭之大者僅一從齊桓而老死牖下謂立心之遠者固如是乎且莊公之世新延廐則書而僖公畜牧之盛如此經傳皆軼而不載是豈可信哉序特以此詩作于史克與閟宮之詩同作遂槩歸之僖公耳明達君

子必有然予言者

晨風　秦穆公悔過也　此詩與秦誓相表裏秦穆公信杞子潛師襲鄭之言而不聽蹇叔百里奚之諫果為晉師所敗獲其三帥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於殽以歸乃作誓以自悔其曰尚猷詢茲黄髪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又曰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即此詩思見君子之意

鴥釋文作鴪彼晨說文作鷐風叶侵韻孚金翻鬱周禮注作宛彼北林侵韻未見君子憂心欽欽侵韻如何如何歌韻忘我實豐氏本作寔後同多歌韻

興也鴥毛傳云疾飛貌爾雅云晨風鸇陸璣云鸇似鷂青黄色燕頷鈎喙嚮風摇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列子云鷂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鷂也陸佃云禽經曰鸇好風鶽惡雨然則謂之晨風可知也已欝説文云木叢生者北林林名孔頴達云北林繇欝茂之故故晨風飛疾而入之程子云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愚按晨風鷙鳥葢以擬三帥也欽説文云欠貌悚慄不安之狀見于欠仲故其字从欠三帥自晉初歸穆公傾心信用故自述其思而未得見之時則憂心欽欽然而又私自慮之曰不知此時君子之用情于我如何乎如何乎恐多是不復念我矣夫北林也尚為晨風所集寧謂我朝廷之上可遂北林之不若哉其輸誠也至矣左傳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

德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寔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正與此詩同意及彭衙之敗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趙宣子言于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後復伐晉取王官及郊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

山有苞爾雅註作枹櫟叶藥韻歷各翻隰有六駮叶藥韻讀如膊伯各翻朱子本作駁豐本六駁作梓桌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叶藥韻歷各翻如何如何見前忘我實多見前

興也苞爾雅云積也孫炎云木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積爾雅云櫟其實梂郭璞云櫟似樗之木也梂梂盛實之房也陸璣

云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椒機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梂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也璣以為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詳璣所言則此所謂櫟即唐風鴇羽篇所謂栩其有以木蓼名櫟者非此詩之櫟也林兆珂云東海及徐州謂之木蓮其葉始生食之味辛其梂子八月中成擣以為燭明如胡麻燭研以為羹肥如胡麻羹羅願云管子五粟之土其柘其櫟條直以長淮南時則訓十二月其木櫟櫟可以為車轂木不出火惟櫟為然亦應陰氣也餘詳唐風六駮木名崔豹云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駮毛傳以駮為獸名乃倨牙食虎豹者陸璣非之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遥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苞棣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羅云此木兼駮馬之名又曰馬梓今之檀木皮正青而澤與荚迷及此木相似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荚迷荚迷尚可得駮馬夫鳥獸草木之類特為難窮其形之相似者雖山

澤之人朝夕從事有不能別其名之相亂者雖博物君子習于風雅有不能周故野人伐檀而得駁先儒訓駁而爲獸其去本遠矣蘇子云言六未詳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愚按崔豹古今注以六駁爲名意即所云犖駁也以音同故通犖爲六耳嚴云山隰有草木可以大國而無賢人乎愚按苞櫟六駁以況剛健篤實之士似指蹇叔也憂之反爲樂曰靡樂者言其憂之真也

山有苞棣叶寅韻徒四翻隰有樹檖寅韻說文作樣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寅韻如何如何見前忘我實多見前

興也棣常棣也陸璣云白棣也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今官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按爾雅云唐棣移常棣棣是棣之名惟常棣得專之毛傳以爲唐棣非是小雅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泰子云作人當如常棣灼然光發樹檖謂

成樹之檖爾雅云檖羅毛傳云赤羅也陸佃云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也又有白者赤羅文棘白羅文緩雖皆所謂文木然而赤羅爲上郭璞云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璣云一名山梨一名鹿梨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脆美者亦如梨之美者愚按苞櫟樹檖以況禮樂文章之士似擬百里奚也公穀二傳載殽之役百里奚與蹇叔皆諫穆公怒曰若爾之年者塜上之木拱矣又皆送其子而哭之既而果匹馬隻輪無返者穆公以訑訑之聲音顔色拒人及敗而後悔之恐奚與叔之終結舌以自遠也故望之之切如此朱子云如醉則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序以爲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今按康公之棄舊臣事無所載申培説則云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譏之蓋緣篇中有忘我實多之語然而不能

定其世則亦臆說耳若朱子直以為婦人念其君子之辭而引扊扅歌為証且謂秦俗固爾鄙誕殊甚

交交黃鳥本名黃鳥以小雅亦有黃鳥故加交交二字以為别哀三良也出序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出左傳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出序左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奄息仲行鍼虎為殉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

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隷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令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按殺人以葬旋環其左右曰殉應劭云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匡衡謂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即其事也史記秦本紀云穆公卒葬于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黄鳥之詩孔頴達云從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

交交黄鳥止于棘（職韻）誰從穆公子車（史記作輿）奄息（職韻）維此奄息（同上）百夫之特（職韻）臨其穴（叶質韻戶橘翻）惴惴其慄（質韻豐氏本作慄後同）彼蒼者天（叶真韻汀因翻）殲我良人（真韻）如可贖兮人百其

身眞韻　興也交交羣飛往來之貌黃鳥解見葛覃曹氏云黃鳥聲音顔色之美人所愛悅猶三良爲人之所愛也愚按羅願爾雅翼稱荆州每至冬月於田畝中得土堅圓如卵者輙取以賣破之則鸎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自裹伏而土堅勁候春始生羽破土而出鸎即黃鳥也詩意以三子埋在土中無繇得出故以寄慨又黃鳥一名鸝性好匹飛故其字从麗亦三子同從穆公之比也棘樹低而多刺非安集之所陸佃云于文重東爲棗並東爲棘蓋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亦或墓上有棘故指所見言之陶潛詩所謂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是也後放此又季本云黃鳥善鳴者也當時三良於穆公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交相往來亦如黃鳥之善鳴而交交也止于棘桑楚人所共見之地也若止于丘隅則人所不見而可以免矣此見三良雖忠而未免傷于直也彼止于棘此從穆公亦相呼應從穆公者從之于地下謂從死也此事後之言觀穆公

稱謚可見子車服虔云秦大夫氏也奄息其名以次章仲行推之則序當居伯矣特朱子云傑出之稱孔云言此人在百夫之中乃孤特秀立臨其穴謂登臨子車壙穴之上括地志云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冢在雍縣一里故城内然則二冢逈不相及蓋從死而非同葬也惴說文云憂懼也說文無慄字但當作栗栗至鏬發之時將墜不墜有戰栗之象故狀人之懼曰栗也此詩人自道若謂不意此人而所遭之不幸若此既悲善人之云亡亦慮邦國之殄瘁故憂懼交集也彼蒼者天呼天而愬之殲爾雅云盡也春秋齊人殲于遂之殲通子車氏三子言之故下二章皆同文也良善也良人謂奄息也贖說文云貿也嚴粲云言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代之則當以百人之身贖之言百人不如一賢也奄息爲百夫之特故願以百身贖之後皆倣此又朱子云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不以爲美者死不爲義不足美也蘇軾和陶淵明三良詩云

此生泰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者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李德裕云臣道莫顯于咎繇孝友莫盡于周公咎繇尚不殉于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于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百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以言繼之以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不可磨也豈得以生同榮樂歿共埃塵以為忠乎晏平仲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斯言得之矣按此責備三良亦是正論

交交黃鳥止于桑陽韻誰從穆公子車仲左傳注作中行叶陽韻戶郎翻

維此仲行同上百夫之防陽韻臨其穴見前惴惴其慄見前彼蒼

者天見前殲我良人見前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見前興也陸佃云黃鳥常甚熟時來在桑間黃佐云桑人所嘗採鳥性見人則駭與棘相似仲行名也防說文云隄也禮記疏云防以畜水亦以障水蓋言其行有坊表足為百夫之閑制如水之有隄防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語韻誰從穆公子車鍼虎叶語韻讀如許喜與翻維此鍼虎同上百夫之禦語韻臨其穴見前惴惴其慄見前彼蒼者天見前殲我良人見前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見前興也黃佐云楚人所嘗刈亦與前相似鍼虎亦名蓋子車氏之季也禦猶敵也言其才德出衆雖一人足以敵百夫也按史記秦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四傳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又十五傳至獻公元年始止從死劉公瑾云古

之葬者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靈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而至于作俑又不幸而至于用人然作俑者夫子且以為不仁而謂其無後先秦武公既用殉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之言似乎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傳至莊襄王而以呂易嬴遂絶嬴氏之統繼之始皇不知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祀又絶嗚呼不仁之禍及子孫如此

交交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子貢傳申培說皆以三良之殉歸咎于穆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四之下